

2023 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2023 年 12 月 1 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举行“2023 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的 1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与会专家围绕 2023 年度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地区安全格局的演进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世纪疫情“后遗症”影响、地区冲突和大国竞争加剧，按下了国际地区格局变化的快进键，令世界更加分化和彷徨。2023 年，全球经济在艰难跛行中继续分化，高通胀、低增长成为困扰各国经济的通病。美国为维护其霸权优势地位，固守冷战思维，在地区大搞阵营对抗，持续强化对华的战略围堵和“规锁”；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将中国正当的国家发展和经贸行为政治化污名化，为其对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外以“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方式遏阻中国发展的政策背书。胶着近两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血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背后是长期累积的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矛盾的大爆发，冲突的延宕正在引发一系列更加复杂深远的连锁变化。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指出，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发展”消解地区纷争之厄，用“合作”打开战略互疑之结，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和平稳定。

【关键词】中美关系 欧美关系 美俄关系 东北亚安全格局 全球南方 旧金山会晤 全球发展倡议 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1-0001-83

2023 年国际秩序：进入“彷徨时代”

高 飞^[1]

伴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2023 年在世界的动荡与彷徨中接近尾声。乌克兰危机未平，巴以冲突硝烟再起；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在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中，世界步入政治跌宕、经济平庸的新常态。时代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秩序的变革是当代世界动荡的根源。人们不希望走向“新冷战”，但现实也很难回到“旧合作”，由此“凉战”“冷和平”呼声渐起，国际秩序进入“彷徨时代”。

一、后冷战时代结束，国际秩序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

苏东剧变后，国际关系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一超独大，世界则受益于冷战红利总体保持和平，意识形态色彩下降，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基调。而 2022 年 2 月 24 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国际关系进入了新时代，表现出明显的新特征。

一是美国统治力下降，国际体系结构呈现出二元多强特征。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经济方面：美国 202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25.463 万亿美元，中国为 17.963 万亿美元，第三名日本仅为 4.231 万亿美元。^[2]在军费开支方面：美国 2022 年为 8770 亿美元，中国为 2920 亿美元，第三名俄罗斯为 864 亿美元。^[3]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

[1] 高飞：外交学院副院长、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

[2]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_download/GDP.pdf。

[3] 参见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22 年进出口总额为 6.31 万亿美元，美国为 5.440 万亿美元，第三名德国为 3.228 万亿美元。^[1] 尽管在诸多领域中美综合实力远超其他国家，但两国都无法拥有足够的体系主导力，世界格局在二元结构下表现出多强共存、复杂竞争的特点。

二是中美结构性矛盾上升，双边关系从伙伴演变为竞争对手。从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美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继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后，美国 2022 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2] 为了维护自身在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美国对中国极力打压，在经济上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强调“脱钩断链”“去风险”，打造“小院高墙”；在政治上强化“民主威权叙事”，举办所谓“民主峰会”，通过“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在军事上大力推动北约东进亚太，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力图打造美日韩同盟，不断加大围堵中国的力度。伴随中国的反击，中美两国的博弈正从双边经贸领域向多边多层面全领域扩展。

三是全球变革情绪上升，国际秩序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当前的世界处于“失序”（disorder）状态，“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在寻找新的定位，内部分歧严重，希望改变或适应新的环境”。^[3] 对于大国来说，影响与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国际制度建设不仅关涉对自身行为的合法合理解释、增强自身的道义地位，同时也关涉在国际体系中更加持久的制度性权利。伴随后冷战时代的终结，美国成

[1] 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org/CountryProfile/GeneralProfile>。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3] “Henry Kissinger Surveys the World as He Turns 10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6, 2023,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great-strategist-henry-kissinger-turns-100-china-ukraine-realpolitik-81b6f3bb>。

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它先后退出了《反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中导条约》，并导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瘫痪、世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侵蚀并动摇了国际防扩散体系的根基。其行为客观上鼓励其他国家另起炉灶以维护自身利益，加剧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瓦解，加大了世界分裂动荡的风险。

二、当前国际关系呈现冷战后期停滞震荡特征

一是大国博弈趋于僵持稳定，“缓和”成为内在需求。从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至今，中美两国从激烈的“遭遇战”明显转入了“阵地战”，有效管控分歧、开展长久博弈成为双方共识。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关系“稳起来”成为可能。从俄乌战场来看，战局处于胶着状态，双方都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短期内冲突难以平息。围绕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消耗战”尚无结束的迹象。在美国高呼中国经济“停滞论”“见顶论”的同时，其国内政治极化、贫富差距、种族矛盾等痼疾沉疴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剧。大国博弈从表面看是连续的国际冲突，究其根源则是不断激化的国内矛盾所引发的。

二是安全问题被各国泛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后冷战时代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增长，但也衍生出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新问题。出于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经贸问题被各主要经济体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相互依存”从国家间合作的纽带变成大国博弈的武器，美国从推动全球化的“排头兵”变身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急先锋”。中美贸易战和乌克兰危机则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化重组。欧洲方面基本中止了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能源供应全面转向。中美之间相互贸易地位不断下降，美国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努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俄双边贸易额则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多年的徘徊后迅速增长，2023年预计将超过2000亿美元。

三是“一条线”外交战略鲜明，世界面临分裂的风险。美国对外战略

中存在“以中国划线”的现象，将复杂的大国关系以简单的“战略竞争”加以界定必然导致政策上的偏执，走上新冷战的道路。长期以来，美国外交走的是结盟路线，需要不断“找敌人”“塑敌手”以维系同盟体系。进入新世纪，美国接连遭受反恐战争失败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种族矛盾上升、政治极化严重，也需要找到外部“对手”来凝聚国内共识。在此背景下，崛起中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和围堵打压遏制的对象，也因此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三、应对时代变革需要保持定力与明确方向

一是避免战略冲动，谨防战略透支。在世界变局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为国家决策及其执行增加了诸多困难。因此，既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鲁莽作为，保持定力、坚定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严重拖累国家经济，也损害了其国际形象，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2003 年美国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同样减损了其国际威慑力，消耗了美国“新经济”积累下的财富储备，国家债务水平自此陡升。当前，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受到严重冲击，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必须坚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愿望和发展方向不容改变。

二是加强内功建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究其本质而言，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与科技为首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美战略博弈的关键同样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美国希望以“卡脖子”“使绊子”式的零和竞争，赢得对华战略博弈。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变长，国际分工合作增多，每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堵点”“卡点”。从总体上，中国产业链齐全，拥有比较优势；人口基数庞大，拥有市场优势；国家动员能力强，拥有制度优势。中国应在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同时，尽力降低成本消耗。全球化的最大优势就是基于市场原则在全球范

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此。面对变局，中国也应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比较优势，以高质量的发展夯实民族复兴的基础。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体系秩序的调整冲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也为变革创造了新的机遇。如何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体现国家的代表性，如何提升国际制度建设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其亦有先天不足：其一，“规则”最重要的特征是可预期性，然而在实践中美国不同政府基于同样的“规则”，制定出的政策可能大相径庭，例如“伊朗核协议”；其二，这种“规则”维护的是“美国优先”“美国例外”，很难成为代表国际社会未来的规则与秩序。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举行的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变革时代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加强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塑造，推动国际体系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构”中为彷徨的世界寻找方向，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2023 年世界经济：在艰难跋涉中继续分化

竺彩华^[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23年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用“艰难跋涉”（limp along）来定义2023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之

[1] 竺彩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

所以“艰难”，与各种不确定因素耦合叠加有关，但从经济增长的基础逻辑（生产力角度）来说，是因为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存量竞争的时期——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迄今尚未产生如前三次工业革命那种能级的产业和经济增量。这主要缘于两方面：其一，新技术革命更多产生的是对传统产业的重构效应而不是增量效应。例如，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自动驾驶，但并没有改变汽车的基本功能，司机这一职业反而有被取代之虞。其二，从全球合作来看，新技术革命的贸易增量囿于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服务贸易，但其发展却受制于全球市场开放的结构性不平衡，即越触及到制度性开放，各国的开放就变得越不安全、越不对等。因此，服务贸易虽然增长较快，但远未达到其应有的能级。这就是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基本逻辑。更重要的是，回望 2023 年，世界仍是一个分化持续加深的世界，分化的主线仍是中美。

一、经济缓慢复苏，全球分化继续

（一）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世界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期。2023 年，除了美国、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经济表现出较强韧性，尤其是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仍将实现 2.2% 的增长外，其他经济体的增速均较 2022 年有所放缓。在全球经济经历 2020 年的负增长（-2.8%）和 2021 年的强劲反弹（增长 6.3%）后，2022 年，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货币超发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进入增长乏力、通胀高企时期，全年增长 3.5%；2023 年，在地缘冲突不断升级、地缘经济割裂加剧、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货币政策不断收紧、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IMF 预计全球经济增长 3.0%，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2000—2022 年平均为 3.6%），是 2002 年（2.9%）以来除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最低水平。^[1]

[1]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October>。

(二) 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幅度更大,“东升西降”^[1] 趋势依旧。整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幅度远超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据 IMF 预测,2023 年约 90% 的发达经济体增速将放缓,其整体增速将从 2022 年的 2.6% 分别降至 2023 年的 1.5%、2024 年的 1.4%;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 2023、2024 年的增速可达 4%,比 2022 年微降 0.1 个百分点;两者间的增速差距将从 2022 年的 1.5 个百分点扩大至 2023 年的 2.4 个百分点、2024 年的 2.5 个百分点。尽管按美元汇率计算,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 2022 年的 57.6% 微升至 2023 年的 58.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从 42.4% 降至 41.7%,但考虑到美元指数从 2022 年 3 月美国收紧货币政策以来至少上涨了 10% 以上,“东升西降”格局并未发生逆转。尤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占比已经从 2022 年的 41.7% 降至 2023 年的 41.1%,创历史新低。^[2]

(三) 东亚与美欧板块贸易联系转弱,欧洲板块经济动能不足。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的板块化、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相互交织的特征愈益明显,逐步形成了基于《美墨加协定》(USMCA,前身为 NAFTA)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板块、基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板块、基于欧盟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板块。

从三大板块的贸易联系来看,2023 年美欧两大板块之间的贸易联系有所增强,而东亚板块与欧美两大板块之间的贸易联系在同步趋弱。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美国联合盟友(包括欧盟)推动“脱钩断链”的做法,严重侵蚀了三大板块之间的高效合作关系,致使东亚板块与其他两大板块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处于重构过程,大大挫伤了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增加了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二是美国主导的 USMCA 中更加严苛的原产地标准是导致区域间贸易进一步减少的重要原因,如将享受零关税的汽车及其零部件产品本地价值最低比重标准由原来 NAFTA 中的 62.5% 调高至

[1] 此处“东”指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西”指发达经济体。

[2]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October>.

75%。长期以来，以地区而论，欧盟一直是美国进口贸易（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单个国家而论，中国自 2009 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在 2023 年前三季度，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包括货物与服务）比 2022 年同期下降 24.1%，从马来西亚、越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的进口分别下降 15.03%、14.44%、7.74%、7.31% 和 3.52%，而从德国、墨西哥和欧盟的进口则分别增加 12.58%、5.45% 和 6.41%，中国被墨西哥和加拿大反超，降为美国第三大进口（包括货物和服务）来源国；仅从货物进口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比 2022 年同期下降 23.99%，而从墨西哥和欧盟的进口分别增长了 14.91%、4.75%，中国被墨西哥反超，降为美国第二大货物进口来源国。^[1]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3 年 1—8 月，欧盟与中国贸易额同比也下降了 11.5%，其中自中国进口同比下降 15.4%。^[2]

从三大板块的经济活力来看，东亚板块仍最具活力，北美板块活力提升，欧洲板块动能不足。东亚板块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向好、韧性强、潜力大。北美板块活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增速超过预期，其“软着陆”的可能性增加。而德国作为欧洲板块的“火车头”已明显失速——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价格高企，德国以汽车机械制造、化工为支柱的外向型工业因此遭到重创，使其被迫开启“去工业化”的进程。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德国 2023 年经济增速为 -0.3%。^[3] 欧洲板块受德国经济的拖累，表现不佳。2023、2024 两年，欧盟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为 0.7% 和 1.5%，欧元区分别为 0.7% 和 1.2%。由于推高欧元区通胀的最大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其对货币政策的持续紧缩并不敏感，因此相较美国而言，要缓解欧元区的通胀压力更为困难。

[1]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3-12/trad-geo-time-series-1023.xlsx>。

[2]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https://www.ccpit.org/belgium/a/20231021/20231021cz8v.html>。

[3]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EN/Themes/Economy/National-Accounts-Domestic-Product/Tables/gdp-bubbles.html>。

二、政策博弈加剧，政策空间受限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主要经济体依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经济复苏注入动力，但强劲的刺激政策和货币超发也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各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对后续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形成巨大压力。美联储从2020年3月下旬开启货币大放水，截至2023年12月，美联储已连续11次加息，累计达525个基点，创下短期密集加息历史最高纪录。美国从“激进的松”迅速转变为“激进的紧”，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溢出效应。

（一）持续高利率必然加大经济金融风险，美国已尝到苦果。一是不断提高的消费借款成本，导致消费信贷增速大幅放缓，消费动力明显趋弱。根据美联储数据，美国消费信贷总额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了5.7%和7.6%；这一数据到2023年的第一、二、三季度则已分别降至4.2%、2.1%和0.4%，其中8月份甚至为-3.8%。^[1]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调查，物价上涨以及对政治局势和利率上行的担忧是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的重要因素。^[2]二是严重冲击美国银行业。加息虽给银行业带来了高额息差收入，但也使其持有的国债、企业债等资产价格急剧下跌，导致资产与负债无法匹配。到2023年10月份，美国2020年发行的30年期国债的价值已经下跌了53%~55%，与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标普500指数以及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美股的跌幅相当。^[3]2023年3月以来的美国银行破产潮又引发了新的流动性危机。三是高利率导致企业借贷成本大增，美国企业破产加速。根据标普数据，截至9月底，美国有516家公司破产，

[1] 数据来源：美联储数据库，<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9/current/default.htm>。

[2] 数据来源：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官网，<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topics/consumer-confidence>。

[3] 《30年期美债收益率短暂升超5% 股市或将面临重大调整》，同花顺财经网，<http://stock.10jqka.com.cn/usstock/20231007/c651054967.shtml>。

已远超 2021 全年的 406 家和 2022 全年的 372 家，且破产潮还在蔓延。^[1]在持续紧缩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背景下，美联储两次暂停了加息步伐，但通胀和经济衰退的阴影却仍未褪去。

（二）全球政策博弈加剧。由于各国经济状况和发展目标不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跳出美元货币政策周期。2023 年以来，中国、巴西、越南等国相继多次降息，反欧美之道而行之。而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制约下，各国间政策博弈加剧：欧美国家在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的同时，须缓解高利率政策所带来的各种经济金融压力，尤其美债压力巨大；中国、越南等国在降息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时，又需要管控资本流出、汇率波动等经济金融风险。当下，美国选择压制消费和投资来对抗通货膨胀；中国选择鼓励消费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中美利差的扩大导致人民币汇率承压。全球货币政策出现分化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元霸权式微的反映，尤其在美国债务不断积累、美元信用不断下降之际，美联储利用降息和加息周期收割全球财富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

（三）各国财政政策空间受到巨额债务的挤压。在过去几年，各国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财政支出大幅提升，导致政府负债率持续上升。IMF 预期，2023 年日本、美国、英国的政府总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255%、123% 和 104%，中国为 83%。^[2]截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美国的国债余额创下 33.85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3]根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预测，2023—2033 年，美国联邦财政还将累计产生 21.31 万亿美元的赤字，累计支付利息将达 14.24 万亿美元。^[4]若无奇迹出现，美

[1] S&P Global, “US corporate bankruptcies pick up speed in September with 62 new filings,”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latest-news-headlines/us-corporate-bankruptcies-pick-up-speed-in-september-with-62-new-filings-77765327>.

[2]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October>.

[3]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https://fiscaldata.treasury.gov/datasets/debt-to-the-penny/debt-to-the-penny>.

[4]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3-09/59457-Data.xlsx>.

债到 2033 年突破 50 万亿美元已无悬念。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 2023 年几次面临停摆危机。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如英国的伯明翰、诺丁汉等城市相继宣布事实性破产。相对而言，中国财政政策空间较大，预计 2023 年财政赤字率将由 3% 提高到 3.8% 左右，远低于美国的 6.3%。

（四）“去美元化”风潮亦将长期制约美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巨额美国国债及沉重的利息负担，导致美债违约风险直线上升，加之美对俄滥用金融制裁，引发各国极度不安和不信任，进一步掀起了全球“去美元化”风潮。据 IMF 统计，截至 2022 年底，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降至 58.5%，创下近 30 年新低。^[1] 根据 IMF 2023 年 7 月报告，全球已有 110 个国家采取一种或多种形式“去美元化”，包括增加黄金储备、推出数字货币、推进本币结算、建立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等（如俄罗斯建立的 SPFS、中国建立的 CIPS 以及英、法、意等国与伊朗建立的 INSTEX 等）。金砖国家等区域性组织也在结算方面进行试水，建立了金砖国家支付系统（BRICS-Pay），以降低对美元跨境支付结算的依赖。^[2] “去美元化”一旦形成趋势，必然会制约美国的政策空间。

三、全球合作艰难，金砖合作加速

（一）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继续处于崩溃状态。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高调宣布重返世贸组织（WTO），但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上诉机构停摆问题，甚至在通胀高企压力下也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同时，美国继续对华实施“小院高墙式”单边技术封锁，拉压盟友与中国“脱钩断链”，并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推动中美制度性脱钩。美国不与中国合作，致使多边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显著下降，势将导致 WTO 无论在推进自身改革还是达成实质性谈判方面都难有作为。

[1] 数据来源：IMF 数据库，<https://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2] 黄启才：《美元“武器化”加速全球“去美元化”》，光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6599644608363112&wfr=spider&for=pc>。

（二）区域经济合作成果寥寥。根据 WTO 统计，2023 年只有英国与澳大利亚、英国与新西兰、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的三个区域贸易协定生效，这一数量是自 1995 年以来最少的。^[1]2023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尽管发表了《APCE 领导人旧金山宣言》，强调 APEC 必须善用技术和经济进步、持续释放本地区的潜力和活力、全面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挑战，但仍缺乏明确的行动路线图和对成员国的约束机制。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推动的 IPEF 谈判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尤其在数字贸易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分歧。一是因为 IPEF 是一种非互惠模式的制度型合作框架，美国要求盟伴承担义务、遵守规则，并在安全上与美国进一步绑定，却又不想让它们享有收益——如更容易进入美国市场；二是因为 IPEF 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排他性、对抗性，很多成员国并不愿意承担失去中国大市场的机会成本。因此，拜登政府想在其任期内完成 IPEF 谈判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谈成，一旦特朗普上台，IPEF 仍可能是废纸一张。

（三）金砖扩员为全球合作注入新动力。2023 年，金砖机制完成了第二轮历史性扩员，沙特、阿联酋、伊朗、埃及等国正式加入。扩员后，金砖国家国土面积的全球占比由 26% 增至 32%，人口总和由 42% 增至 47%，国内生产总值由 26% 增至 29%，货物贸易总额由 18% 增至 21%。^[2]金砖扩员，充分表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合作促进自身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金砖理念”符合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切实需求。除加强金融合作外，金砖国家将致力于推动数字信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减灾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为日益失去动能的全球合作注入新动力。

四、2024：中国如何应对

展望 2024 年，各种不确定因素仍将存在。从外部看，国际地缘政治、

[1] 数据来源：WTO, <http://rtais.wto.org/UI/PublicAllRTAListAccession.aspx>。

[2] 朱国顺：《“改变”的力量》，新民周刊网，2023 年 8 月 30 日，<https://m.xinminweekly.com.cn/content/19458.html>。

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美国大选也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从国内看，主要面临消费不足、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机构风险四大问题。因此，稳增长、促就业、防风险将是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总体来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关键在于练好内功、夯实基础。

一是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在需求侧，一方面要促进就业，重点加大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力度；另一方面要着力缩小贫富差距，弥补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需求结构上的差距，使前者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后者。在供给侧，要利用绿色转型、数字技术优势扩大产业升级动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展经济上行空间，重点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弯道超车。

二是充分挖掘开放潜力。从市场拓展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是我国实现国际市场多元化的蓝海市场，因此要继续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从国际合作层面，继续推动高水平开放，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成为全球创新的发源地和全球合作的稳定器、引力场；充分利用中国参与甚至引领的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和全球治理机制，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更多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技术冲击和不平等加剧等全球性挑战，在分化的世界中凝聚更多合作共识和合作力量。

三是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精准施策。第一，优化营商环境，尽量不折腾，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纠正“一刀切”的政策。第二，深化改革，着力引导支持民营企业真正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将政策着力点放在产业升级和以就业为核心的民生领域。相对于欧美当前所处的状态——通胀影响消费、高利率影响企业贷款和投资意愿、高债务影响政府支出，中国仍具有较大的政策想象空间。

2023 年中美关系：先抑后扬、难言乐观

——旧金山峰会后中美战略博弈走向

袁 征^[1]

从整体而言，2023 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先抑后扬的态势。上半年的“飞艇事件”以及蔡英文过境美国使得中美关系陷入高度紧张状态。自 6 月下旬拜登政府高官接连访华，中美高层接触增多，紧张的氛围才得以逐渐和缓下来。11 月 15 日，旧金山峰会如期举行，两国元首达成多项共识。旧金山峰会后，中美战略博弈将如何演绎，未来中美战略博弈可能引发的风险主要有哪些，这些议题已成为各方研判中美关系发展趋向的焦点。

一、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

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等加速了全球格局演变与大国实力消长的进程，当前中美战略博弈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是中美战略博弈在双边和多边全面展开，其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从博弈领域看，中美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角力已触及到对国际规则的阐释和制订。无论是双方在多边国际组织内部的唇枪舌剑，如联合国、G20、APEC，还是多边国际组织间的隔空较劲，隐约呈现出两条阵线的较量。从地区上看，双方博弈的重点虽仍在中国周边区域，但其锋线已拓展至中东、非洲、拉美和南太等地区，“全球南方”日益受到广泛重视。

二是中方后发制人，开始加大反击力度，双方对抗的烈度实际在上升，而非下降。继稀土之后，从 2023 年 8 月 1 日起，中国对锗、镓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从 12 月 1 日起，对石墨实施出口管制。最新进展是中国收紧

[1]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了尿素的出口，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韩国。此外，中方对美光公司以及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亦采取了制裁措施。

三是美国对华接触对话与战略竞争并举，但前者服务于后者，在寻求对话的同时继续对华施压，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其对华强硬政策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变。2023年8月9日，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在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AI）等敏感技术领域的对华投资。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又出台新版出口管制规则，将对华出口的管制范围扩大至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此举无异于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先进的芯片。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动作频仍，批准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执行法案》，首次动用“总统提用权”向台提供军事援助，并宣布第11度对台军售，帮助台湾“以武拒统”。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强化美越关系，另一方面为菲律宾在仁爱礁、黄岩岛的挑衅行为打气助威，将挑拨离间、扰动地区形势一以贯之。不仅如此，美方还借涉藏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非法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四是美国改变中国的意图受挫，转而侧重塑造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26日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以及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要从外部着手，联合盟友与伙伴用规则来约束中国，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自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是美国对华战略刚刚调整到位，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始自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历经三任总统、四届政府，已从量变累积到质变。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基本逻辑和国内氛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方对中美关系必须面对现实，着眼于未来，着眼于长远。

二、旧金山峰会不改中美战略博弈的基本态势

旧金山峰会是中美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的一次重要会晤，

对于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意义重大。首先，峰会的成功举行使得 2023 年 6 月以来中美关系整体氛围和缓的趋势得以延续，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创造了良性的氛围，客观上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有利于世界和平。其次，在旧金山峰会上，两国元首均申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习近平主席提出“五个共同”，即中美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理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规划了路线图。拜登总统则重申了巴厘岛会晤时“四不一无意”的承诺，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1]第三，中美元首达成 20 多项共识，拓展了中美合作的空间。其主要成果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恢复高层军事交流、聚焦芬太尼开展禁毒合作、增加直航航班、扩大中美人文交流、加强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等。第四，中美元首峰会的成功举行，将潜移默化地激励拜登政府内部乃至美国内主张缓和对华关系、推进更为平衡的对华政策的理性派人士。这是一种非常重要、也值得肯定的定向塑造。第五，旧金山峰会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两国间的紧张氛围，而且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助于理顺中国外部面临的复杂环境。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伙伴，无论是欧洲还是日韩，都或多或少会受到中美关系缓和信号的影响。

在充分肯定旧金山峰会积极引领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一次峰会不可能消除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双方都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彼此让步。对于中方所关切的台湾、科技封锁、出口管制和贸易关税等问题，美方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反，美方的立场展现了中美在台湾、印太战略、航行自由、人权、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防

[1] 《为中美关系把舵，为亚太合作领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1 月 18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zbz_673089/zyjh_673099/202311/t20231118_11182995.shtml。

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和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近期在“里根国防论坛”上的强硬表态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雷蒙多公开声称，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1]实际上，中美双方更强调两国要务实接触、稳定双边关系，因而两国元首会晤符合预期，但未超越预期。

三、对于未来中美战略博弈的研判

尽管“东升西降”是大趋势，但短期内中美的战略博弈是非对称性的：中美互有攻防，但美方实力仍占据上风；中国将强未强，防守多于进攻，侧重于后发制人。

目前，美国在军事威慑、极限施压的基础上，对华奉行“软性遏制”，通过科技封锁、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方式牵制和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不轻易动用武力或者悍然发起军事挑衅。因为作为两个核武大国和拥有先进AI技术的国家，中美正面对抗或碰撞所引发的风险太大，代价太大，结局难料。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其对此心知肚明。美国加强对华科技封锁和出口管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甚至让中国永远不能赶超美国。尽管中美爆发大规模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两国需要探索管控竞争的路径，防止突发事件失控升级。美国急切希望恢复中美军事交流关系、有意构筑危机管控机制，其目的就是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防止竞争失控而升级为正面冲突。

未来10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动荡期和危险期。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的频率将增加，震幅将加大，甚至不排除双方走到对抗的边缘。未来10年也是决定中美战略态势的关键时期。拜登政府明确提出要在未来10年“竞赢”中国。而美国能否扼住中国的发展、中国能否突破美国的封锁，将取决于未

[1] “Re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 2023 Fireside Chat with Hon. Gina M. Raimondo,”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imi Valley, California, December 2, 2023, <https://www.reaganfoundation.org/media/361835/rndf-2023-fireside-chat-transcript-sec-raimondo.pdf>.

来 10 年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体现国内治理水平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决定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最终走向。当前，中国的压力不小，但美国国内也面临诸多挑战。

美国最终接受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心理调适期。美国只有在反复确认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之后，才会迫不得已接受这一事实。因此，中美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漫长而充满挑战的。

四、中美战略博弈所引发的主要风险

美国坚持霸权理念，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推进对华竞争战略，使得中美关系难有改善。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给中国、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带来诸多风险，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美国插手中国内政，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能否顺利进行面临的潜在安全风险，首推台湾问题，其次是南海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强化美台军事合作、对台出售更多武器等，主要目的还是“以台制华”，并通过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其同盟体系，加大对华的全面围堵和威慑力度，并非一定要主动挑起战争，但会鼓励“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增大台海冲突风险。在中美只是战略博弈而非战略摊牌的情况下，不统不独不武对美国而言依旧是最佳选择。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不太可能任由两岸统一，哪怕是和平统一。

二是美国联手盟友从科技层面封锁打压中国，大搞技术封锁，滥施经济制裁，先鼓吹“脱钩断链”，后又要“去风险”、构筑“小院高墙”，侵害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利。中方指出，各国都“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不容剥夺；应切实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反对制造种种借口搞技术打压和经济胁迫。当前，美方自认为其对华科技封锁政策“已然见效”，因此更是变本加厉，加大对华科技封锁、出口管制和实体制裁的力度。

三是在地区层面，美西方外部势力的介入，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美国加大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拉帮结派，着力强化地区内的军事同盟体系，域内外联动性明显提升；大力推进“印太战略”，企图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拓展，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些做法无疑对亚太各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带来破坏性影响。

四是在全球层面，在美国的大力推进下，全球价值链正加速重构，试图将中国排斥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之外，国际经贸圈层化、碎片化趋势更加显现。产业政策调整是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方此举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了巨大冲击。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将在大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冲击下大幅调整，以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强调的“零壁垒、零关税、零补贴”的自由贸易规则取向不可逆转地转向产业政策各行其道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各主要大国围绕规则的制订将展开激烈博弈和斗争，从而重塑整个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

新冠疫情过后，2023年中国经济的复苏有喜有忧，而美西方国家唱衰中国的声音与日俱增。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必须破釜沉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提高生产效率，保持经济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提振举国上下的信心，增强凝聚力；同时继续扩大开放，不断提升中国对外战略博弈的能力。

2023年俄罗斯：聚焦政权安全，深化中俄关系

庞大鹏^[1]

2023年俄罗斯面临的重大外部挑战是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升级。该危机

[1]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平衡以及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其久拖不决导致俄罗斯社会心态在 2023 年出现纠结摇摆，瓦格纳事件表明政权安全成为俄罗斯内外政策的核心。伴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稳步发展的中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一、俄罗斯国内政策聚焦维护政权安全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不仅仅缘于某个国家。它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是冷战后世界基本矛盾演变的产物。一直以来，维护在原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实现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重新一体化，是俄罗斯的基本国策。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防止俄罗斯帝国或苏联东山再起，竭力使苏联解体的现状巩固下来，因此积极向独联体国家渗透，扶持反俄国家特别是乌克兰，以此肢解独联体，将俄罗斯的势力遏阻在其边界之内。俄罗斯与美西方在原苏联地区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是不可调和的。

目前，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曙光尚未出现。从俄乌两国的国家意志看，普京认为当前乌东四州并入俄罗斯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乌克兰则通过法律，将收复四州确立为与俄谈判的前提，而夺回失地也是乌克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和民众的共同意愿。因此，普京和泽连斯基均无妥协的余地，否则将会在各自国内引发严重的问题。可以预见，乌克兰危机在 2024 年还将延续长期化和消耗战的态势。

而乌克兰危机的久拖不决导致政权安全问题已成为俄罗斯政府的重中之重。危机爆发后，俄为确保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普京希望“三位一体”的政权安全建设可以稳定住俄罗斯的政局，但是 2023 年的瓦格纳事件表明俄社会矛盾重重。其集中体现为以下四组关系。一是战略上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关系：地缘安全决定发展战略，没有国家安全，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和《2030 创

新发展规划》均难以实现。二是政治上政权安全与文化主权的关系：政权安全是压倒一切的核心；但作为其根基的文化主权被遏制打压，政权安全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三是经济上短期韧性与长期停滞的关系：俄罗斯扛过了美西方的经济制裁，但却被排除在世界科技革命的大门之外，有可能因此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四是外交上“世界多数”与关键少数的关系：俄罗斯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但却深陷外交重围；远离欧洲，被迫摆脱欧洲中心论，但又难以与欧亚真正融合。

对俄罗斯而言，安全、稳定与发展三种威胁相互关联——发展威胁还没有解决，安全威胁又迫在眉睫，国内社会稳定也有隐忧。可以说，三重风险叠加在一起的状况在俄罗斯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种冲击的累积效应已然影响到俄罗斯国家地位本身。随着战局时间不断拉长，西方制裁继续加大，普通民众生活进一步受到影响，其焦虑感不断上升，俄罗斯社会发展进入高风险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二、俄罗斯外交战略着眼建设文明型国家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外交在西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俄美、俄欧、俄与北约等关系几乎彻底决裂。俄与美西方的激烈对抗将是长期的，平等基础上的和平前景几乎可以被排除，近中期双方达成可持续妥协方案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种大背景下，俄罗斯强调“世界多数”是其当前主要外交资源。所谓“世界多数”是指为了打破西方的制裁和围堵，俄罗斯要进行对外战略东进南下的转向，在非西方国家中实现战略突围。为此，俄罗斯积极维护在独联体尤其是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努力运筹上合组织和金砖峰会；着力加强与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双边合作；策划俄与非洲国家峰会。

俄罗斯2023年3月出台的新版《外交政策构想》不仅对上述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而且反映了其对地缘政治现实的认知——新版构想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的，不友好国家对俄罗斯安全和发展造成的威

胁攸关存亡。俄罗斯还在新版构想中阐述了对更平衡公正的世界秩序原则的向往，这些原则包括实现世界的多中心化和各国主权平等、保障各国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以及维护世界文化及文明的多样性。推进多极世界的建立被确定为其对外政策的纲领性任务。

新版《外交政策构想》特别指出，俄罗斯是独特的文明国家，也是世界发展的主权中心之一，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和确保人类和平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1]2023 年 10 月，普京在瓦尔代的演讲重申了新版构想的主要观点，强调世界面临建设新秩序的任务。普京指出，在新版《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被描述为独特的文明国家——这种表述不仅准确而有力地反映出俄罗斯对自身发展的理解，而且还包含俄罗斯所希望实现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普京认为，文明国家一般都具有两个基本特质，即多样性和自给自足。当今世界不存在任何唯一性，每个国家都希望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根植于一个国家传承的文化传统中，它是在自然地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经验以及人民的价值观中得到凝聚巩固的。它是一种杂糅的产物，在其形成过程中体现出独特的文明共性，而它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可持续性和发展的保证。^[2]

三、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平稳提升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两个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如何发展关乎全球战略的稳定，关乎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形势越是复杂，中俄加强沟通协作的必要性就越突出。元

[1]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Утверждена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 марта 2023 года №229.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lang=ru>.

[2]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юбилейного, XX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5 октября 2023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444/videos>.

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

2023年3月20—22日，全国两会刚结束，习近平主席就应普京总统的邀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拉开了2023年中国元首外交的帷幕。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对下一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在各领域的合作做出了规划和部署。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普京总统举行了年内第二次会谈。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而是长久之计；是中方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或动摇；中方支持俄罗斯人民走自主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1]

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双方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不仅促进了各自发展振兴，也有助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俄关系的发展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强大的内生动力。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对抗及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等形势下，中俄两国不断加强在政治、经贸、能源、军事安全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受住了外部因素的又一次考验，继续稳步前行。在俄外交加强向东看的战略背景下，中俄将继续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原则，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新贡献。

按照《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作出的规划和部署，中俄两国在农业、林业、基础科学、市场监管、媒体等领域继续合作，2023年的双边贸易额将突破两国元首设定的2000亿美元的目标。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外交部网站，2023年10月18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t20231018_11163311.shtml。

2024 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中俄双方将立足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充实双方合作的时代内涵，推动中俄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积极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同时以 2024—2025 年中俄文化年为契机，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2023 年俄美关系：进入以“混合战” 为主要特征的长期对抗

张 建^[1]

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往往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样貌。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大国关系中，俄美关系一直备受瞩目。长期以来，俄美关系始终难以克服地缘政治、北约东扩等结构性矛盾，成为一组敏感度高、牵涉面广的大国关系。2022 年，因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俄美关系滑向谷底，开始全方位的“混合战”。2023 年，俄美关系进入长期对抗期，给国际秩序、欧洲安全带来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俄美关系的未来虽充满不确定性，但双方对维护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的共识尚存。随着两国总统选举等政治进程的发展，双方合作与协调的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但在双边及多边各领域的“混合战”与对峙博弈仍将持续。

一、俄美博弈升级，进入长期对抗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回顾冷战后的俄美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苏联解体—1996 年，是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的时期，俄美关系处于“蜜月期”；1996—1999 年，以普里马科夫成为俄罗斯外长并推动“多极化”世界为标志，俄美“蜜月期”走向终点，北约开始东

[1] 张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扩；1999—2008年，普京主政俄罗斯后俄美关系呈现“高开低走”，普京对美认知逐渐形成；2008—2013年，俄美关系实现回暖并“重启”，但随着普京再次当选总统，“重启”的大门逐渐关闭；2013—2022年2月，俄美关系因俄乌冲突、克里米亚事件等逐级走低，美国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双方处于非敌非友的有限合作状态；2022年2月24日至今，因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时隔8年再次升级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焦点事件。乌克兰危机两年来，双方攻守之势几度易位，多方博弈错综复杂，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乌克兰进行援助，俄美矛盾被全方位激化。截至2023年底，俄罗斯战略界基本形成“俄美关系进入到以‘混合战’为特征的长期对抗期”这一共识。

第一，在维持全球战略稳定方面，俄美合作不断倒退。作为核大国，俄美两国对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2年1月10日，俄美新一轮战略稳定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2023年2月2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致通过俄罗斯停止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草案，直至俄罗斯总统决定恢复履行该条约。俄罗斯表示自己并非退约、违约，而是因为美国的敌视政策才“暂停”履约。2023年4月17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愿在美国遵守条件的前提下恢复全面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对美的要求包括彻底摒弃对俄罗斯的敌对政策，并着手解决双方此前在遵循条约方面存在的技术性障碍，以及将整个北约“核联盟”（美、英、法）的核武器数量也纳入到俄美之间的军控条约中。^[1]2023年5月29日，普京签署法令废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同年6月，他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首次披露，俄罗斯已经向白俄罗斯部署了首批核弹头。^[2]2023年11月7日，俄罗斯外

[1] Валентин Логинов, Гарантии и опасности: МИД РФ назвал условия возврата к СНВ-3, Известия, 17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iz.ru/1498052/valentin-loginov/garantii-i-opasnosti-mid-rf-nazval-usloviia-vozvrata-k-snv-3>.

[2] Елена Мухаметшина, Глав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ПМЭФ, Ведомости, 17 июня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23/06/17/980958-glavnie-politicheskie-zayavleniya-putina>.

交部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完成了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全部程序，这一条约已成为历史，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危机负有直接责任，如果北约国家继续对俄采取敌对政策，俄罗斯不会与北约国家签署任何军备控制协议，欧洲安全体系需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利益。^[1]当前，在美俄之间缺乏有效约束力的军控条约，威胁全球战略稳定的系统性挑战正在增加。

第二，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趋势导致俄美关系陷入深层次的“混合战”。乌克兰危机已经历第二个冬季，随着冲突烈度的变化，乌克兰多地发生居民点断电事件。停电断电导致基础设施、取暖设施、交通系统、医疗设施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系统瘫痪，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外交谈判、政治解决危机的苗头尚未出现。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打压。2021年11月10日，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新版的《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以加强双方的战略合作，这无疑是助推乌克兰危机升级之举。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数据，2022年2月24日—2023年2月24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涵盖安全援助、人道主义援助、能源援助和经济援助等多方面，其中以安全和军事援助为主。仅一年时间，美方就向乌方提供了1600枚“毒刺”单兵防空导弹、8000枚“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以及100多万发炮弹。^[2]2023年2月20日拜登访问乌克兰时，宣布再向其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也是美国总统近15年来首次访乌。^[3]另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的制裁措施，使俄成为遭受制裁次数最多的国家。然而，俄罗斯逐渐适应了美西方的高压制裁，经济发展日趋恢复，展

[1] Игорь Дунае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вышла из Договора об обыч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ях. Какое будущее ждет ДОВС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7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rg.ru/2023/11/07/nato-rvetsia-za-kvotu.html>.

[2] “Fact Sheet: One Year of Supporting Ukrain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21, 2023,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fact-sheet-one-year-supporting-ukraine>.

[3] Байде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содержании нового пакета военной помощи Украине, ТАСС, 20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17093913>.

示出俄罗斯经济的韧性。2023年12月普京在“年度盘点”活动中表示，202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或超3.5%。^[1]在制裁与反制裁的同时，俄美在金融、信息、文化、国际话语权、非国家行为体等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地进行着“混合战”。

第三，俄美两国在职业外交和首脑外交两个层面均陷入困境。近年来，俄罗斯与美国多次发生相互驱逐外交官事件，日常外交交涉受阻。2023年9月，俄罗斯宣布两名美驻俄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于7天内离境；作为外交报复，美国于同年10月宣布将俄驻美大使馆两名工作人员驱逐出境。从首脑外交来看，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与俄对抗的战略选择，不同的是，拜登对内与美国主流精英建制派观点一致，强调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对外则更加注重利用盟友的力量与俄罗斯展开博弈。2021年拜登曾与普京三度会谈，而双方高层沟通在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陷入停滞，两国至今未再举行元首会晤，普京甚至没有出席2023年在美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3年底，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指出，俄罗斯面临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可能，当前的俄美关系已陷入“昏迷”状态。^[2]

二、俄美关系陷入长期对抗，其影响广泛持久

俄美关系进入“长期对抗期”，给国际安全体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欧洲的地缘安全都带来了严重冲击。

（一）乌克兰危机彻底改变了欧洲安全格局，拜登政府重视加强多边联盟与俄对抗，欧洲国家发展与安全更难统筹。2014年以后，欧洲地缘政

[1]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что ВВП России в 2023 году вырастет на 3.5%, ТАСС, 25 декабря 2023 г., <https://tass.ru/ekonomika/19626685>.

[2] Рябков заявил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к полному разрыву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ША, Известия, 22 декабря 2023 г., <https://iz.ru/1624632/2023-12-22/riabkov-zaiavil-o-gotovnosti-rossii-k-polnomu-razryvu-otnoshenii-s-ssha>.

治思潮回归，欧洲各国普遍认为不能对大国合作、全球治理抱有过于乐观的想法。而此次乌克兰危机再次使欧洲深度卷入并成为冲突前沿，导致欧洲经济低迷，安全压力剧增，直接冲击着欧洲的地缘安全格局。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波兰、瑞典、芬兰、立陶宛等东欧、北欧国家都纷纷大幅提高军费预算。以紧邻乌克兰的波兰为例，该国 2023 年的防务预算为 974 亿兹罗提（约合 225 亿美元），已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在 NATO 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但波兰总统杜达仍表示，2024 年波兰将进一步把国防预算提升至 1370 亿兹罗提（约合 327 亿美元）。^[1] 波兰所购置的防空武器等均重点部署在其东部边境地区。进入 2023 年以来，德国经济显露“疲态”，陷入能源价格高企、高通胀等重重困境。德国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削减军费开支。但总理朔尔茨却于 11 月 10 日表示，作为强化军事实力的措施，德国要长期增加军费投入，国防开支占比将提升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2] 乌克兰危机延宕所引发的地缘紧张、安全焦虑，为欧洲国家扩充军备、增加国防开支提供了借口，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遏俄弱俄”已成为美西方的“政治正确”。

（二）北约扩大并试图“亚太化”。一直以来，北约是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关键工具”。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又成为影响俄美关系的重大结构性矛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被赋予更多使命：芬兰和瑞典抛弃军事不结盟政策，决定加入北约；美欧成立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承诺为乌提供安全援助；2022 年 3 月举行的北约特别峰会发表《北约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声明》，强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向其提供保障网络安全的技术装备，同时进一步加强北约军队的部署。

2023 年 4 月 4 日，芬兰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其第 31 个成员国。因此，波罗的海几乎成为了北约的“内海”，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面临更大的压力。

[1] Польша в следующем году потратит на оборону более четырех процентов ВВП, РИА Новости, 5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ria.ru/20230905/polsha-1894340256.html>.

[2] Шольц объявил об увеличении трат ФРГ на оборону с 2024 года, ТАСС, 10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19250989>.

北约的持续扩张导致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加剧。在 2023 年 7 月举行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乌克兰议题依旧是焦点，俄罗斯被界定为“对北约安全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2023 年 11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重申对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2023 年 9 月，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北约已开始直接与俄军队交战，即“混合战争”。^[1]俄罗斯也在逐渐加强西部和西北部方向的军事力量；为回应芬兰加入北约，俄方将重建列宁格勒军区。欧洲安全局势更趋紧张。

此外，北约呈现危险的“亚太化”倾向。2023 年 5 月 19—21 日，七国集团（G7）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会议发布声明强调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在 2023 年的北约峰会上，除了北约 31 个成员国，以及乌克兰和瑞典两个申请加入国，还有 4 个非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与会，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作为成员都是大西洋国家的军事组织，北约却邀请太平洋沿岸国家领导人与会，加之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提及中国，透露了北约试图“亚太化”的图谋。这其中同样有在亚太针对俄罗斯的思考。

（三）国际秩序加快调整与重塑，多极化趋势加强。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的爆发显示出美国对单极世界格局的主导能力在不断下降。而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及其背后激烈的大国博弈导致了国际体系中不同领域的失序：国际能源价格波动，非洲、中东的粮食危机，产业链供应链中断，运输成本倍增等。2022 年 9 月，俄欧能源合作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被炸泄漏，俄欧能源安全秩序被打破，欧美能源关系进一步紧密。美国的战略目标既包括对俄罗斯实力和影响力的削弱，也有加强对其欧洲盟友的“捆绑”、使美国的联盟体系不断得以强化的意图。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和乌克兰在战场上颓势日显，美国国内和西方联盟内部对是否持续大规模援乌态度变化明显。欧洲在“战略自主”与“战略依附”之间摇摆不定，分歧更加严重。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公开批评

[1] Лавров заявил, что 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фактически воюют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ТАСС, 23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tass.ru/politika/18827219>.

欧盟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1]2023 年 4 月，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表示支持欧洲“战略自主”，欧盟不应该盲目地跟随美国、过度依赖美国，需要更多的自主权来维护自身利益。^[2]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拒绝“选边站队”的现象更加凸显。2023 年 7 月俄罗斯举办俄非峰会期间，非洲多国领导人组团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做出努力。2023 年 10 月，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在索契召开，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宣讲台”，该年会的主题定为“公平的多极化”，而普京在发言中批评了西方试图以某些“规则”取代国际法的做法，体现俄罗斯精英阶层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较强的改变意愿，试图推进建设更加多极化的国际秩序。

三、展望俄美关系的发展趋向

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遵守“规则”，强调俄罗斯更加重视发展与“非西方世界”力量的关系。在俄罗斯 2023 年 3 月颁布的新版《外交政策构想》中，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俄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排序中仅排在南极洲之前，优先度大幅降低，俄罗斯“失望”与“不满”的心态显露无遗。

俄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欧洲安全格局，而且扩展外溢，甚至搅动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博弈。俄美在叙利亚、伊朗、朝鲜以及网络安全、人权、经济制裁等问题上多次发生冲突与对抗，导致大国间协调难上加难，同时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化重组，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国际航空运输成本剧增等问题。在未来，俄美在双边与多边等领域的“混合战”与对峙博弈仍将持续，对抗烈度会随着“时”与“势”有不同表现。

2024 年是世界大选年，俄美两国都将进行总统大选。对于俄罗斯来说，

[1] Евгений Поздняков, Политолог: Позицию Венгрии и Словакии по Украине разделяют многие члены ЕС, Взгляд, 27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vz.ru/news/2023/10/27/1237123.html>.

[2] Глава Евросовета сообщил о желании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 ЕС быть более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от США, ТАСС, 12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17502005>.

如无重大意外事件，普京将胜选。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拜登胜选，其对俄政策将会出现延续大于调整的趋势；如果是特朗普这样的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美对俄政策或将有更多调整。而不管谁当选主政，俄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都很难化解转圜。但在全球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两国应切实认识到对全球战略稳定所负有的特殊责任。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对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呼声渐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地区性挑战不断，但这也反映出区域秩序加快调整、国际秩序重塑的趋势。

2023 年欧美关系：美主欧从态势加深

孙恪勤^[1]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欧盟对美战略合作的需求下降。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欧盟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对欧美关系平等性的要求渐强，双方抵牾增加，双边关系一度呈现出渐行渐远之势。近几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欧美深感这一变化带来的战略性威胁，双方在维护西方全球优势地位方面重新找到了共同利益。因此，欧美关系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得到迅速改善，再度强化战略合作以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而乌克兰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吹响了美西方的战略集结号。

一、欧美强化全球层面的战略合作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威胁，但囿于自身防务力量孱弱，不得不依靠美国及北约。美国亦需借此削弱俄罗斯，加强对欧

[1] 孙恪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盟的控制。因此，美欧在援乌打俄过程中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但这导致欧盟战略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在防务上进一步倒向美国，欧美关系严重失衡。

（一）欧美联手援乌打俄，联盟团结与合作达到冷战后新的高度。主要表现为：一是北约新版“战略概念”文件将俄罗斯定位为“对盟友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1]二是欧盟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并启动其入盟程序；北约则坚持对乌克兰的“门户开放”政策，不断强化对其军事渗透和影响。截止 2023 年 10 月，欧美向乌克兰共提供 1500 亿欧元援助，其中欧盟提供 820 亿欧元。三是加快北约战略转型，旨在将其打造为全球最强悍的军事政治集团、西方的霸权利器。四是在地缘安全领域大举扩张，组建针对俄罗斯的北极—芬兰—中东欧—黑海的地缘战略包围网。五是欧美对俄罗斯实行了多轮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彻底削弱俄罗斯。2023 年 10 月举行的美欧峰会上，如何处置乌克兰危机依旧是双方合作的重点，举措包括继续资助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承担所有国际法律后果并赔偿对乌造成的损害，制止第三方在物质上支持俄罗斯以削弱其战争潜力。

（二）欧美强化西方联盟，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以捍卫西方在世界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欧盟努力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具体举措包括欧盟多国出台印太战略，鼓励成员国加入印太军演，建立“美欧印太磋商”机制，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全球战略伙伴的合作关系。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美采取“分拉打压”的手段，分而治之——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西巴尔干、南高加索等国家对抗中俄；联手对南方国家展开战略争夺，如加大对非洲投入，支持非洲加入 G20 等；打压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人为地将世界割裂成西方与非西方、所谓“民主”与“专制”等阵营，加深了世界的对抗与分裂。三是加强原材料供应链合作。欧美谋求建立“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买方俱乐部”，并计划与赞比亚等亚非拉国家达成协议，以确保电池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原材料供应。2023 年 10 月 26 日，在欧盟首

[1]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届“全球门户”论坛上，欧美与刚果（金）、赞比亚、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及金融机构签署了多份谅解备忘录，确立在“整合可持续原材料价值链”等5个领域开展密切合作。^[1]

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欧盟内部亦出现对美有利的一些动向：中东欧亲美力量对欧盟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美国对欧洲舆论和民意的影响扩大，欧洲舆情对美评价趋向正面；欧盟及其各成员国亲美领导人势力增大；欧美机制性联系得到强化，如北约和七国集团的战略协调性增强。

二、欧美矛盾不断但得到有效管控

即使是双方战略需求和战略合作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欧美矛盾依旧层出不穷。2023年以来，欧美摩擦不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欧洲对介入乌克兰危机造成的自身利益受损及美国实行保护主义怨念颇深。乌克兰危机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给欧洲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使其难堪重负。但美国却多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角度出发，所出台的许多政策并不顾及欧洲的利益，加剧了其经济社会危机，引发欧洲对美国的抱怨和不满。双方矛盾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例如关于货币政策之争，关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之争；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尖端芯片设备出口等事务上对欧洲指手画脚，屡屡施压；欧洲对美国趁人之危高价出售天然气强烈不满。在2023年10月举行的美欧峰会上，双方对“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和“关键矿产协议”仍未达成一致。

（二）围绕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双方龃龉不断。危机走向之争，接下来是战是和；“北溪”管道之争，谁来为管道被炸担责；军火工业之争，究竟是欧洲自主制造还是依赖从美国进口；欧盟内部新老欧洲之争，中东欧与老欧洲矛盾背后频频有美国的影子闪现。

此外，还有其它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包括对华政策的争议。总之，

[1] Global Gateway Forum 2023 Stronger Together through Sustainable Investment, https://global-gateway-forum.ec.europa.eu/index_en.

欧美矛盾涉及面甚广，但最根本的矛盾在于欧盟对美霸权强势和欧美不平等地位的不满和无奈。而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对美国妥协的原因在于其当前实力衰落，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这种差距体现在经济总量、军费开支、军火工业和尖端产品、战略自主、决策能力等诸多方面，因此欧盟只能仰人鼻息，依赖、有求于美国，出现了所谓“欧洲美国化、附庸化”现象。^[1]为了拉住欧盟、避免矛盾激化，美国也作出了些许让步，如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争执中更多发挥欧盟作用，支持欧盟新的扩大方案，就《通胀消减法案》进行部分妥协，在钢铝关税中适当搁置争议等。

总体而言，欧美在管控双方分歧方面采取多项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没有使双方战略合作的大局受到影响。这一时期，欧美协调的主要机制和措施包括欧美首脑会晤机制、“欧美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等双边机制，北约、G7等多边机制。双方通过这些机制开展对话，寻求妥协。

三、未来欧美关系走势

欧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一对很特殊的关系，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盟友关系。共同的利益需求、共同历史与价值观的影响、科技文化人员的密切交往奠定了他们盟友关系的基石；北约以及其它合作机制成为其基本组织形式。二是双方关系中充斥着不平等与矛盾。尽管是盟友，但双方也是国际格局中两大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认知；加之美强欧弱，美国主导联盟是基本面，因此双方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博弈以及各种矛盾从未停息。三是欧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内外因素变化的影响，如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变化等，使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四是具有钟摆效应。在内外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彼此关系会发生一定幅度的摆

[1] ECFR, “The art of vassalisation: How Russia’s war on Ukraine has transforme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pril 4, 2023,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art-of-vassalisation-how-russias-war-on-ukraine-has-transformed-transatlantic-relations/>.

动——主要体现为欧洲围绕美国轴心的左右摆动；摆幅是自主性与依附性、伙伴与附庸、保护与被保护博弈所带来的距离。

基于上述对欧美关系性质的判断，特别是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美关系的变化来观察，其未来走势依旧会受到矛盾性与合作性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乌克兰危机缓解、欧洲经济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稳定需求的上升，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声会再度上升，欧美矛盾也会较此前激化。另一方面，在战略需求和战略合作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管控彼此矛盾仍是欧美的主要政策选项。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未来欧美在战略上合作的需求依旧强劲。处理乌克兰危机、建构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应对巴以冲突、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应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等议题，都将欧美牢牢地绑缚在一起。二是俄罗斯因素在近中期依旧是绑定欧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三是路径依赖。美国强悍的领导地位、欧美之间强有力的机制性联系、近几年欧美战略协作的惯性等因素，决定了欧美关系会沿着现有的路径继续滑行。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努力不会停止，会随大环境的变化影响欧美关系的摆动幅度。2023年4月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11个欧盟国家所做的民调显示，74%的受访者在将美国视为盟友的同时，希望有更多的独立性，建立自己的防御体系。在学术界，对“战略相互依存”的理论探讨也意味着欧洲并未放弃寻求自身的外交空间。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已达到冷战后最严重的程度，欧美关系严重失衡，这并不符合欧洲的战略诉求和根本利益，一旦国际环境和欧洲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欧洲呼吁“战略自主”的声音就会逐渐高涨。与此同时，欧美国内政治的变化，如美国总统大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和欧盟扩员等问题，也会影响甚至严重影响欧美关系的走势。

总体看，尽管会受到一些内外因素变化的影响，欧美关系在近中期仍是以管控矛盾、开展战略合作为主。鉴于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和战略相互需求，欧洲希望实现欧美平等合作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四、对中欧关系的评估

此次欧盟追随美国强化西方联盟，固然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更多地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美国的依赖性陡增使然，在对华关系上也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凸显出竞争与制度性对抗的一面。其表现为：一是北约第一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欧美共同的战略对手。二是出台印太战略文件，积极介入亚太安全事务，在东海、南海、台湾、新疆、香港、人权等涉华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的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三是加强与美国在地缘经济层面，如高科技、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如禁止华为在欧洲的销售，在对华经贸领域实施“去风险化”政策，减少对华依赖，配合美对华实施竞争优势政策。四是在俄罗斯问题上对华不断施压，逼迫中国压俄撤军促谈。

尽管欧美对华动作频频，但效果却不尽如其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中国综合实力强大、中国的政策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认可，加之中方应对得宜，因此欧美想将中国排斥在国际秩序之外的战略图谋并未得逞。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与世界经济紧密连接，相互依存度高，使得欧美对华的战略举措和具体政策很难执行到位。例如高技术封锁效果有限，对华经济贸易政策被迫从“脱钩”转向“去风险化”。三是中美首脑旧金山峰会缓解了中美冲突的烈度，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亦随之减弱。四是中欧几十年来浇筑的合作基础厚重，加之乌克兰危机带给欧洲的多重危机，发展对华关系符合欧洲的利益，中欧关系触底回升本就在情理之中。

国际关系的互动性和力量博弈决定了欧美对华施压绝非易事。在评估欧美强化战略协调对华构成威胁的同时，也要对欧美对华政策中的矛盾和局限性有清晰的认识。要看到欧盟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看到中欧在多边主义、多极化、全球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经济等方面的

相似利益，继续推动中欧关系向前发展，消解欧美联手遏华的破坏性因素，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2023 年东北亚形势：动荡加剧、斗而不破

项昊宇^[1]

2023 年，东北亚形势动荡不稳，大国博弈烈度上升，朝鲜半岛紧张升级，阵营对抗趋势凸显，使地区安全秩序面临冷战以来的重大变局，安全与发展、和平与对抗、合作与竞争等几组矛盾愈发尖锐。展望 2024 年，东北亚局势将面临多国选举因素外溢影响，半岛局势可能再次滑向危机边缘，面临方向抉择。与此同时，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有利因素仍在，半岛或将延续“斗而不破”的局面，中日韩若能全面重启对话合作，亦有望发挥地区稳定“压舱石”的作用。

一、大国博弈加剧，各方关系动荡

2023 年，美国拜登政府继续大力推进“印太战略”，推动全球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合流，加强东北亚前沿军力部署，服务遏压中俄朝三国、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地区主要各方关系错综复杂，博弈折冲激烈。

（一）中美关系日益成为牵动东北亚格局的最主要变量。拜登政府利用日韩对朝安全关切和对华战略焦虑，进一步拉紧美日、美韩同盟。日韩国内政治更加右倾保守化，对华政策消极面突出。2023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美重启高层互动、两国元首在美国旧金山成功实现会晤，中美关系出

[1]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现回稳改善态势。继而日韩两国担心被“越顶”，对华态度亦出现积极变化。11月16日，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举行会晤，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11月26日，韩国在釜山主办中日韩外长会议，系三边外长会时隔4年3个月后的重启。中日、中韩关系初现止跌回稳迹象。

（二）日韩加大对美战略逢迎，对华政策消极面突出。近年来，日韩两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色彩和地缘博弈特点日益突出。日本积极充当美国推动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的“马前卒”，利用担任七国集团（G7）轮值主席国之机，谋求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配合美国推进遏华战略。在日方推动下，G7在外长会和峰会文件中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通过东海、南海等问题渲染“中国威胁”，企图将乌克兰局势与东亚地缘矛盾挂钩，对华施加压力。同时，岸田政府加快落实2022年底通过的“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进攻性军力，推进遏华军事部署。韩国尹锡悦政府奉行“亲美疏华”政策。2023年4月下旬，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达成升级版延伸核威慑安排，双方成立“核磋商小组”，美国承诺提升美战略核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定期可见性”。^[1]尹锡悦在4月底访美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韩国可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并就台湾问题发表出格错误言论^[2]，引发中俄强烈反弹。

（三）日韩关系急速改善，美日韩“铁三角”重现。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就二战强征劳工对日索赔案提出“第三方代偿”的方案，以单方面对日妥协让步的方式换取了日韩关系“破冰”。同月，尹锡悦作为韩国总统时隔11年正式访日；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访韩国，日韩首脑重启“穿梭外交”，打破了两国关系持续近五年的僵局。日韩关系转圜既是韩国保守派执政后主动调整对日政策的结果，也是美国斡旋推动的成果。8月18日，

[1]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April 2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s=washington+declaration>.

[2] “Exclusive: South Korea’s Yoon opens door for possible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Reuters, April 19,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outh-korea-yoon-opens-door-possible-military-aid-ukraine-2023-04-19/>.

美国总统拜登、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在美国戴维营首次独立举行美日韩三边领导人会议，并发表《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等成果文件，宣称“开启美日韩伙伴关系的新时代”。三方确认，每年将召开三边领导人会议及系列部长级会议，建立年度三边多领域演习机制，启动针对朝鲜射导的实时导弹预警数据共享机制，同时加强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1]戴维营峰会推动美日韩三边关系由“两盟并立”向“三位一体”的“准三边同盟”方向实现了升级。

二、半岛紧张升级，阵营对抗初显

2023年，朝鲜半岛南北紧张对峙，美日韩不断强化军事合作，突出极限遏压朝鲜的指向性，刺激半岛军备竞赛轮番升级，将半岛局势推向新的危机边缘。

（一）美日韩升级“延伸威慑”，推高半岛核扩散风险。针对朝鲜试射导弹，美日韩三方外交、军方和国安负责人频繁互动，强化情报共享，协调应对行动。2023年内，朝鲜多次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炮-18”，射程可覆盖美国本土，引发美日韩高度戒备。三国借机不断升级旨在强化对朝“威慑”的军事安全合作，创下了多个“首次”：7月17日，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肯塔基”号驶入釜山基地，系美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再次停靠韩国；8月21日，美国太空军首次参加美韩“乙支自由护盾”例行军演；10月17日，美国B-52战略轰炸机首次在韩国境内空军基地着陆；10月22日，美日韩空军首次举行三方联合军演。针对朝鲜核导能力的提升，日韩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大肆渲染朝核“威胁”，不满足于蛰伏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鼓噪实现对美“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的声音甚嚣尘上。

[1] The White House,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1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二）朝韩竞相示强，半岛局势紧张升级。尹锡悦所代表的保守派执政以来，韩国重回对朝强硬政策，以军事遏压取代对话路线；朝方则坚持不与韩方打交道的立场，双方陷入“以强硬对强硬”的恶性循环。2023 年 11 月 21 日，朝鲜成功发射“万里镜-1”号侦察卫星，标志着朝鲜已初步建成核导星“三位一体”的精确核打击和反击体系。韩国也不甘示弱，12 月 1 日，韩国首颗军事侦察卫星通过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 9”号火箭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被送上太空。韩方宣称韩军已获得独立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在朝鲜射星后，韩朝分别于 11 月 22 日和 11 月 23 日宣布终止 2018 年《朝韩军事协议》（即“9.19 军事协议”）的部分及全部条款。有分析认为，被视为“半岛安全阀”的“9.19 军事协议”的废止，将把半岛局势进一步推向危机的“临界点”，增大朝韩间擦枪走火的风险。

（三）朝俄频密互动，阵营对抗苗头初显。2023 年下半年，朝鲜和俄罗斯展开一系列高层密集互动。9 月中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应邀正式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俄总统普京在东方发射场举行会晤，并参访俄飞机制造厂、俄空军及太平洋舰队等设施。访俄期间，双方虽未发表成果文件，但外界普遍认为两国就加强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达成了一致。美日韩则大肆渲染朝俄军事合作构成新的重大“威胁”。11 月以来，美韩情报机构声称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弹药，援助其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1]美日韩高层严词谴责朝俄军事合作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系“非法”行为。日韩媒体则不断捕风捉影报道中俄朝三方互动，热衷于炒作“中俄朝对抗美日韩”的阵营对抗叙事。

三、维稳共识仍在，或将维持“斗而不破”

展望 2024 年，东北亚形势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与多重风险。首先，美、

[1] “North Korea believed to have exported over 1 million shells to Russia,” CNN, November 1, 2023, <https://www.cnn.com/2023/11/01/asia/north-korea-one-million-shells-russia-ukraine-war/index.html>.

日、韩等国都将迎来大选和重要选举，恐外溢影响地区稳定。美国两党争斗激化可能加剧国内政治极化和民粹化，使拜登政府对外政策所受牵制增多，对日韩拉力可能下降。4月，韩国将举行国会选举，由于进步派和保守派尖锐对立，料选后仍将延续朝野对立和政治撕裂局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可能出现首相更迭和众议院选举，使政局重陷动荡。美日韩为转移国内矛盾，可能操弄涉华议题对外示强，甚至人为挑动矛盾对抗，加剧地区动荡风险。

其次，地缘热点恐形成联动，“东北亚小北约”趋于成型。美日韩三方继续推进军事一体化和前沿军事部署，可能进一步激化地缘矛盾，打破东北亚本已脆弱的战略平衡。尤其是三方突出阵营对抗指向，煽动中俄朝“三面威胁”，谋求极限遏压朝鲜、联手介入南海、干涉台海，并且积极引入北约等域外力量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使三边合作愈发呈现“东北亚小北约”的特征。

再次，半岛局势滑向危机“临界点”，面临方向抉择。随着美日韩与朝鲜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军事对峙态势更加紧绷，半岛局势的脆弱平衡可能滑向“临界点”，发生冲突破局的风险上升。面对美日韩联手极限“威慑”施压，不排除朝鲜重启核试验，使朝核问题僵局更加难解，半岛无核化进程前景渺茫。但从半岛局势过往历程看，也可能蕴含转机。美国大选后如实现政权更迭，也不排除各方借机探索对话的可能。

同时也要看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东北亚地区维持和平稳定的主客观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东北亚地区集中了全球主要军事力量，除中美俄三个核大国外，朝鲜已将核武力政策写入宪法，日韩也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使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持续存在，极大制约了发生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仍在深刻影响地区国家的对外认知和战略取向，和平主义在各国依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民意基础。当前，地区各国强化军力在本质上依然是防御性质，中日韩的现代化进程的成果也大大抬高了发动或卷入战争冲突的成本，各方对战乱冲突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有着充分的认知。这些因素都使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和矛盾对立

并非不可调和，依然存在缓和空间和合作可能。

此外，作为东北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为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中日韩加强对话合作，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仍将发挥“压舱石”的作用。2024 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望重启，将给三国合作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带动中日、中韩关系进一步回稳改善。随着三边各层级各领域对话交流重趋活跃、务实合作继续推进，三国间政治气氛将有所缓和，安全互信和国民感情也有望得到一定修复，从而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023 年中日关系：从两国领导人会晤再出发

吕耀东^[1]

2023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年，中日之间交往互动有所加强。但在这一年，中日两国在历史、领土及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上的固有矛盾依旧突出，而日本追随美国反华遏华也更加积极，特别是自 2022 年 12 月出台“安保三文件”以来，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加快国家军事化进程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对华认知和对华战略定位更加消极，在涉台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更加露骨，积极配合美国加强对华科技封锁，并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独断专行，损害中国和国际社会利益，导致中日两国之间不断出现新的摩擦。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继续倒退，使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在中日关系再度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习近平主席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晤。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面对面探讨，特别

[1]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是再次确认久未使用的“战略互惠关系”一词，这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日领导人举行会晤的背景

（一）日本对华战略定位更加消极。日本 2022 年 12 月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着力渲染“中国威胁”，特别是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妄称要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合作加以应对。^[1]文件还提出“保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标志着日本已向突破“专守防卫”跨出了实质性的危险一步。2023 年 11 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日本出口 400 枚“战斧”巡航导弹，而日本将可使用“战斧”进行“包括破坏他国域内导弹基地在内的反击”。^[2]需要警惕的是，日本将“中国威胁”作为其突破和平宪法限制、重新实现国家军事化的最大借口，无疑将恶化中日关系的氛围；而日本开始拥有中远程进攻性武器，势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冲击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

（二）日本随美制华战略取向更加凸显。一是持续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日本将“在期待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立场下，继续采取各种措施。^[3]2023 年版《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高调妄议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日本政府的军政要员大肆鼓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自卫队不断加强在西南诸岛针对台海的军事部署。2023 年 5 月，日本宣布在靠近台湾的琉球南部岛屿部署反导部队，表面上是应对朝鲜导弹发射，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台湾有事”。8 月，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

[1] 防衛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2] 巡航ミサイル「トマホーク」米から日本へ最大 400 発の売却承認、NHK、2023 年 11 月 18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118/k10014261951000.html>。

[3] 防衛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裁麻生太郎公然窜台，并教唆台当局“以武拒统”，成为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窜台的最高级别日本政客，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挟洋自重的心态。

二是加大在南海搅局力度。日本利用 2023 年是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50 周年之机，与南海周边国家明显加强了所谓“海洋安保合作”，企图为插手南海问题创造更多条件，特别是跟随美国积极为菲律宾站台，不仅向菲提供海上安保舰艇和海监雷达等装备援助，而且多次与美、菲、澳等国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军演。2023 年，菲律宾持续在南海挑衅中国领土主权，与美日等国的撑腰打气是分不开的。

三是积极配合美国加大对华技术封锁。2023 年，先是与美国和荷兰签署限制芯片对华出口的协议，后又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出口管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关系，冲击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

（三）日本强行实施核污染水排海。2023 年 8 月起，日本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这种做法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全球海洋环境和国际公共利益，是极不负责任的。而日本政府罔顾国际道义与义务，一边反复要求中国撤销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一边仍按既定计划不断将核污染水排海。截至 2023 年 11 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已分 3 次排放了合计约 2.34 万吨的核污染水。这个问题已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回暖的新症结。

二、中日领导人会晤成果

日本对华采取更加消极的立场，无疑使中日关系对抗面增加，改善空间被挤压，并使 2017 年以来两国关系有所回暖的势头有被深度打断的可能。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日两国也在不断探索如何走出困境、通往未来。两国领导人 2023 年 11 月在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恪守与落实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的精神。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45 周年的历史节点，再次确认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定位，对于构建

契合新时代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克服重重困难，确立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和精神。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四个政治文件的起点，后来又签署了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个政治文件就如何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确定了原则。后来，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又为解决双边问题及中日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虽形成于不同历史阶段，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其原则精神不能改变，否则中日关系就会出现問題。因此，每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日关系出现波折，双方领导人就会重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两国关系受到国际局势的不利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岸田文雄首相时指出，“在包括条约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指引下，两国关系尽管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发展势头，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本着‘以史为鉴、开辟未来’的精神，保持邦交正常化初心，客观看待彼此发展，树立积极友善相互认知，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中”。^[1]

（二）重新确认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赋予新内涵。2007年和2008年，日本时任首相福田康夫与胡锦涛主席实现互访，确立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正是在该份联合声明中确立的，为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由于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的影响，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几经波折。现在，重新提及“战略互惠”，两国政府无疑是希望在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

[1]《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新华社，2023年11月17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5827.htm。

国关系定位。

2023 年 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出席中日韩外长会期间会见日本外相上川阳子时进一步阐明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内涵：“重建战略互惠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要树立正确相互认知，明确双方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各自坚持和平发展。二要尊重彼此正当关切。日方应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关海洋安全和民众健康，中方反对日方不负责任的作法。当前需要建立各利益攸关方全面、有效、独立推进的长期监测机制。三要加强互利合作，共同抵制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切实维护产供应链稳定畅通。”^[1]可见，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日方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倘若日本能够不人为地制造事端，不以价值观外交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不以日美军事同盟针对第三方，那么相信中日关系将会在重新定位的“战略互惠”下予以推进。

三、中日关系前景展望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增长点。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寻找合作契合点十分重要，两国可在低碳、康养、医疗等共同关注的领域加快合作步伐，展现合作成效。两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应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为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不可否认，由于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日关系中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及价值观冲突仍难以消除，随时可能凸显甚至激化，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两国间潜在的摩擦因素可归纳为六大领域：历

[1]《王毅会见日本外相上川阳子》，新华网，2023 年 11 月 25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3545373902613835&wfr=spider&for=pc>。

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济及日美同盟对华针对性问题。这些问题既各有其缘由，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况且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历来存在“两面性”，近来的日本“排污入海”、涉台及钓鱼岛问题等消极表现，已导致中日两国间新旧矛盾叠加，严重影响了两国的政治互信。因此，很难断言日本政府对华关系上会不开倒车，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

总之，如何从战略高度减轻乃至消弭分歧与矛盾带来的负面影响，努力寻找和扩大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可持续性，还需两国继续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来发展双边关系。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取决于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国际局势对于中日关系的外部影响，以及日方是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能否累积两国政治互信。因此，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是双方积极探讨两国未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目的是避免因历史、领土、海洋权益等因素引发中日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中日及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2023 年韩国：主动迎合美日、三边同盟隐现

李 军^[1]

韩国尹锡悦政府自 2022 年执政以来，将“全球价值外交”作为其外交政策基调。具体而言，尹政府对外政策由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战略模糊”转向了“价值外交”，即从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转向对美“一边倒”。2023 年，尹锡悦政府继续延续该外交政策基调。这不仅加速了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形成，而且恐将改变东北亚地区的现有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内关于政府需重新调整对华关系的呼声上升，但在奉行对美“一边倒”

[1] 李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亚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的政策背景下，尹政府对华外交短期内难有改观。

一、尹锡悦政府继续搞对美“一边倒”外交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强化韩美同盟。尹锡悦上台伊始即着手积极打造“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2023 年尹锡悦分别于 4 月、8 月、9 月、11 月 4 次访美，其中，4 月访美是时隔 12 年后韩国总统首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纪念韩美同盟 70 周年韩美首脑联合声明》，并签署《华盛顿宣言》《创建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韩国家安保室室长牵头的新一代核心与新兴技术对话共同声明》《签署战略网络安全合作框架共同声明》等成果文件。其中，《华盛顿宣言》是两国首份聚焦延伸威慑的首脑级文件，将美国对韩国的核保护承诺制度化、具体化，包括新设韩美核磋商小组（NCG）及美加强在韩定期部署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航母编队等。NCG 是韩美涉核议程的首个高级别常设协商机制，每年将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旨在加强延伸威慑、讨论核与战略规划、管理朝鲜对核不扩散体系的威胁。在 2023 年 7 月 NCG 的第一次会议上，美国重申延伸威慑承诺，双方构建了危机时情报共享机制、有事时核协商与沟通体系、作战演习与训练合作的工作体系。2023 年 11 月尹锡悦称，韩美在价值同盟的基石上建立起了安全、产业、高科技、文化和情报同盟五大支柱；2023 年不仅是韩美同盟 70 周年，也是作为“行动同盟”的两国朝着新同盟 70 年迈进的第一年，是历史性的起点。^[1]

二是对日搞战略性和解。2023 年 3 月，尹锡悦政府宣布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由韩行政安全部下属“日帝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筹措资金，替被告日本企业代付赔偿金，即“第三方代偿”。此后，韩日关系便顺风顺水。尹锡悦称日本已从“侵略者”转

[1]《尹锡悦称：“韩美在价值同盟基础上构建了‘五大支柱’”》，[韩]《东亚日报》，2023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donga.com/news/Politics/article/all/20231116/122202591/1?cm=news_headline。

变为“共享普世价值的合作伙伴”，两国领导人重启穿梭外交。2023年，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7次会谈。两国时隔5年重启安保对话，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时隔7年重启财政部长会谈，日本取消2019年开始对韩的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措施。

三是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机制化。2023年8月，美日韩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这是美日韩三方首次在多边场合以外专门举办峰会。峰会通过《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戴维营原则》《协商约定》三份文件，奠定了三边关系制度化、机制化的基础与框架，强调“开启美日韩伙伴关系新时代”，宣称“现在由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连接起来的三方关系，无论是从双边层面还是多边层面，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强大”，三国将在“面临地缘政治竞争、气候危机、乌克兰危机、核武挑衅考验的历史转折点上”团结一致、协调行动。^[1]曾担任过美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和“六方会谈”美方代表团副团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车维德(Victor Cha)发文称，《协商约定》的内容事关三国集体安全，是戴维营联合声明的核心；虽不是(有集体防御条款的)北约，但接近于北约。^[2]

上述三点之间的关联性极强，正是有了韩国对日本做出战略性和解，韩日关系大幅改善，才有了尹锡悦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对韩国做出进一步安全承诺，才有了美日韩三边关系机制化的推进。不难发现，要想从美国获取更多的安全承诺、搭美便车成为“全球中枢国”，韩国就必须按照美方要求搞好韩日关系；同时尹锡悦政府的所作所为亦证明其对美言听计从，是在主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尹锡悦政府奉行对美“一边倒”外交与其安全观有着密切关联。从全球看，尹锡悦政府认为，在国际秩序从“冷战后”走向“新冷战”的重构过程中，构筑巩固的美日韩安全合作机制对于韩安全而言意义重大。从韩

[1]《(全文)韩美日峰会通过的戴维营联合声明》，[韩]《东亚日报》，2023年8月19日，https://www.donga.com/news/Politics/article/all/20230819/120763771/1?cm=news_headline。

[2][韩]《美专家认为：“韩美日三国合作已获相当进展，制度化等持续性的维持仍是课题”》，2023年8月20日，<https://www.sp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69513>。

美关系看，尹锡悦政府认为韩美同盟关乎韩国生死存亡；美国救助过韩国，如今韩已是跻身世界各国实力排行榜前十的中等强国，所以该是韩国尽义务、报恩的时候了。从中韩关系看，尹锡悦政府认为，中韩关系虽然很重要，但不如韩美关系；当下与其坐等中韩关系的恢复，不如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创造新的局面，即在美日帮助下实现“甩开中国”的目标，这是仅凭韩一国之力无法实现的。更为危险的是，尹锡悦政府积极打造“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是韩美将中国视为共同安全威胁的结果。而所谓“韩美全面战略同盟”的概念早在 2009 年李明博政府时就已提出，但彼时韩国并未将中国视作威胁，遂该概念在当时未获实质性体现。

二、东北亚地区格局恐面临变局

尹锡悦政府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东北亚地区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助推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日本梦想重新成为拥有战争权的正常国家，但其并不直面历史、彻底清算二战罪行，因此遭致周边国家的一致反对。而当下，随着韩日之间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区域内力量牵制日本的默契与团结已被破坏。据韩媒报道，实际上，2023 年 1 月 12 日尹锡悦政府刚一确定并提出日本政府所要求的强征劳工问题解决办法，美日随即于次日就举行了首脑会谈，美国正式宣布支持日本确保“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显然，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东北亚地区结构变更进程正在悄然、有序地展开。

二是韩日加强实质性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增大。目前，半岛局势与当年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前后的情形极其相似，这为韩日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埋下了伏笔。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其施压下，2015 年 12 月韩日双方达成“慰安妇协议”。翌年 1 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同年 7 月，韩美即以此为借口，宣布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系统；11 月，韩日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时下，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韩日和解、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推进，韩国、

日本以应对朝鲜核武器及导弹威胁为由，签署以韩国军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相互提供军需物资、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相互军需支援协定》（ACSA）的可能性大增。一旦成功签署，拥有 GSOMIA 和 ACSA 的韩日即可视为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同盟。

三是美日韩三角同盟隐现。韩国国立外交院前院长金俊亨认为，韩美日之间的“有事同盟”正在实质化。^[1]为了深化美日韩三边关系，CSIS 高级副总裁车维德建议，韩日两国应共同发表安保宣言，日本应认可韩国角色的扩张，并加强三国经济安全合作等。^[2]2023 年 12 月，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赵太庸、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在首尔举行三边会晤。在会谈中，韩方强调，在深化三国共同应对朝鲜核威胁及其网络犯罪的基础上，应加强在供应链、技术保护、人工智能和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在此基础上，美方反复强调要维护东海、南海的航行自由，包括继续深化三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日方强调加强与韩美合作解决绑架问题的同时，要合作打击来自外部虚假信息的威胁。^[3]

三、中韩关系短期内将难有改观

尹锡悦政府上台执政近 2 年的时间里，中韩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仅有 1 次，即 2022 年 11 月在印尼巴厘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的短暂会晤，而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政府时期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分别举行过 4 次会谈，其中包括韩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的国事访问；朴槿惠政府虽

[1]《尹锡悦发言争议所掩盖的真实外交问题》，[韩]《周刊京乡》，2023 年 2 月 6 日，https://weekly.khan.co.kr/khnm.html?mode=view&art_id=202301271451411。

[2] [韩]《（2023 国防安保军工论坛）车维德称：“韩美同盟应成为成功范例”》，2023 年 11 月 16 日，<https://news.zum.com/articles/87028604>。

[3]《赵太庸称：“韩美日实时共享朝鲜导弹预警情报”》，[韩]《朝鲜日报》，2023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chosun.com/politics/politics_general/2023/12/09/4QWAI5XSS5HN TMLFXCBUMXEDUQ/。

因 2016 年 7 月决定部署“萨德”系统导致中韩关系急剧降温，但此后两国元首仍举行了会谈。韩国媒体认为，当前此种局面的出现与尹锡悦政府深陷韩美日三角合作、推行对美“一边倒”外交密切相关。^[1]2023 年 11 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美、中日首脑均顺利进行会晤形成鲜明对比，中韩首脑会谈仍未能举行。韩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普遍认为，“这是在没有具体议题及关系构想的情况下推进外交日程的结果”，敦促政府制定更为周密的韩中关系战略。^[2]很明显，尹锡悦政府对华心不诚、力不足。特别是尹总统本人对中方的告诫充耳不闻，在台湾、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信口开河。因此，短期内韩国对华外交难有改观，中韩关系僵局也难以打破。

2023 年印度：加紧与美战略捆绑、中印关系低位徘徊

蓝建学^[3]

2023 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下文简称“印人党”）政府着眼 2024 年大选，对内大举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对外围绕“全球领导型大国”的目标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2024 年大选后，印度社会“极化”“右倾”“印度教化”势头恐将进一步放大，对外战略的进攻性色彩将更加突出。印度在“多向结盟”基础上联美遏华的战略取向不会改变，对华合作动力衰减势头很难逆转，中印关系很可能持续处于局部回暖、总体僵冷、低水平运行的状态。

[1]《在美日首脑也与中方会面的 APEC 会议上，“只有韩国缺席”》，[韩]京乡新闻网，2023 年 11 月 19 日，<https://m.khan.co.kr/politics/defense-diplomacy/article/202311192103025#c2b>。

[2]《借 APEC 会议重申“韩美日”团结，“对华外交”仍是课题》，[韩]《韩国日报》，2023 年 11 月 19 日，<https://m.hankookilbo.com/News/Read/A2023111913420005436>。

[3] 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印人党政府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 并将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导入印度外交实践

2023年，“作为印度教国家的印度”与“多元统一、世俗化的印度”两种思潮激烈对撞，前者占据压倒性优势。莫迪政府斥巨资修建供奉印度教民族主义领袖的圣殿，不断从“印度教特性”（Hindutva）视角重新书写印度文明史。2023年4月，在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施压下，印度中小学教科书删减了莫卧儿帝国历史、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乱以及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圣雄甘地等事件。舆论认为，印人党政府修改教科书行为符合其推崇的“印度是单一宗教的国家”的意识形态。^[1]5月，莫迪主导修建的印度新议会大厦举行揭幕仪式，大厦内置一幅“大婆罗多帝国”的构想地图，其地理范围覆盖了当今阿富汗部分地区以及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在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上，莫迪政府对外正式使用“巴拉特”（Bharat）新国名，宣称使用新国名有利于淡化印度被殖民历史，重现古印度辉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3月，RSS宣布将在其成立100周年（2025年）前推出新的组织机构“话语”（Vimarsh），定期强化RSS话语和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回击针对RSS的“虚构内容、负面宣传和假新闻”。^[2]11月在曼谷举行的“世界印度教大会”（WHC）宣布弃用“有歧视性”的“印度教”（Hinduism）一词，转用“印度教特性”或“永恒达摩”（Sanatan Dharma）来指代印度教。RSS最高领袖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宣称，“当今世界在经历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后，正跌跌撞撞转向印度教道路”。^[3]

[1] “India’s School Textbooks Are the Latest Battleground for Hindu Nationalism,” *Time*, April 25, 2023.

[2] S.K. Ramachandran, “RSS To Set Up New Outfit For Narrative Building,” *Hindustan Times*, March 16, 2023.

[3] “World Hindu Congress renounces Hinduism, embraces terms Hindutva,” *Hindu Post*, November 25, 2023.

印度社会的“藏红花化”（Saffronization，在印度藏红花系印度教的象征）也带来了印度外交精英的内部新循环。曾占据主导地位的英语外交官阶层日益被那些沉醉于印度教、印地语和更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新印度精英所取代。世界各地的印度外交官不断输出“莫迪是印度国家利益的守护者”“莫迪提升印度民族自豪感”等形象，为印人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中的获胜提供加持。

与此同时，为修复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烈的外交政策给印度带来的排外、激进、敌视穆斯林等负面形象，莫迪政府借助举办 G20 峰会等契机，在国际场合不断宣扬“天下一家”“人人幸福”等理念，宣称所有人类和生物均属同一个大家庭，“鼓励人们超越狭隘的身份认同和偏见，培养宽容、友爱和合作的心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困、战争等全球性挑战。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其《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一书中，试图通过界定莫迪总理的政治愿景、经济议程以及印度的安全和地缘政治挑战，来协调右翼的倾向与左翼的期望，并借此推进舆论造势，将印度塑造成“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形象。^[1]

二、印度进入新选举季，政局不确定性上升，社会骚乱明显增多

2024 年 4—5 月，印度将举行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各股政治势力分化组合、激烈角力。2023 年 7 月，印度 26 个反对党组建了“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抨击印人党“正在侵犯印度共和国的特性”，誓言“将捍卫载入宪法的关于印度的理念”，并在 2024 年大选中挑战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由 38 个政党组成）。印度全国性政党、地方主要政党及种姓政党加紧合纵连横，使出浑身解数，以抢攻人民院议席。

在大选氛围烘托下，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的暴乱凸显了印度社会稳定的脆弱性。2023 年 5 月，该邦信仰印度教的梅泰人希望获得“表列部落”

[1] Patrick Mendis, “China’s ‘Blue Dragon’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Makes America and India Restless,” *National Interest*, May 25, 2023.

地位，以便在土地、贷款和工作机会方面获得优待，引发了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库基人的抗议。抗议活动随后升级为大规模骚乱和暴力冲突，导致 130 多人死亡，3.5 万人流离失所，1700 间房屋被毁。该邦被迫实行宵禁，暂停互联网服务，多达 55 支印军部队和准军事组织步枪队被派往当地控局维稳。尽管目前该邦骚乱已平息，但若冲突各方不愿就资源的公平分配进行建设性对话，未来暴力冲突再现的风险还将大增。曼尼普尔邦暴力骚乱表明，印度国族认同和宗教对立问题的积压已逼近“临界点”，给印度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此外，印度当局涉嫌频频在境内外暗杀“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 Movement)成员，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1947 年印巴分治后，南亚原有各土邦被并入印度或巴基斯坦。部分激进锡克教徒建国梦破碎后，便发起“卡利斯坦运动”，要求在印度旁遮普邦实行自治，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建成了颇具规模的锡克教徒社区。印度政府向来视该运动为分离组织，必欲除之而后快。2023 年 2 月，为抓捕锡克教领袖阿姆里帕尔(Amritpal Singh)，莫迪政府断了旁遮普邦 2700 万人的网络。3 月，印度驻美国旧金山总领馆遇袭，“卡利斯坦运动”成员在馆内竖起“卡利斯坦”旗帜。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制止事态发酵。6 月，“卡利斯坦运动”另一领袖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在加拿大被暗杀，加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公开表示该案“与印度政府派出的特工有关”，随后引爆印加严重外交危机。11 月，美国联邦检方就一起在美国境内暗杀锡克教领袖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的未遂案提起公诉，起诉书认为该“暗杀阴谋”的主谋是一名印度官员。本质上看，“卡利斯坦运动”国际化是印度国内族群矛盾向海外扩散的体现，是旁遮普邦人民对印度政府治理不善的激愤体现。

三、印度经济增长预期向好，但亦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2023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23 年印度经济将增长 6.3%，高于此前预测的 6.1%，成为全球经济图景的“亮点”。美西方实施所谓的“中国 +1”战略，强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南亚和东南亚转移，印度被认为是潜在的受益者。此外，印度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愈发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支付、优势明显的人口结构、不断增多的政策红利以及各类产业转型契机等均预示印度经济的乐观前景。印度转型国家研究所（NITI Aayog）透露，莫迪政府即将公布名为《发达印度：2047 愿景》（Viksit Bharat@2047）的报告，宣称将在 20 年内推动印度成为 GDP 规模达 30 万亿美元的发达经济体，实现印度的独立百年强国梦。

但是，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通胀回升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将掣肘印度的经济增长。印度储备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将“制造未来的问题”，国际油价上涨亦将对印度贸易、财政赤字和通胀产生不利影响。2023 年初，美国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公司披露，印度最大港口的开发运营商、与莫迪本人关系密切的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参与了“数十年来厚颜无耻的股票操纵和会计欺诈计划”。该丑闻沉重打击了外来投资者对印度市场的信心。另外，莫迪执政 9 年后，印度债务激增了 155 万亿印度卢比，创 1980 年以来最高纪录。据 IMF 估计，2023—2024 财年，印度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将达 8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约为 6.8% 和 2.4%，远高于 IMF 建议的 3% 和 2%，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隐形炸弹。^[1]

此外，莫迪政府所希望的全球供应链离开中国转进印度的设想还远未成为现实。2020 年 3 月，莫迪政府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承诺提供 250 亿美元补贴，鼓励外商投资半导体等 14 个印度制造业部门，欲从西方供应链与中国所谓“脱钩”所带来的潜在好处中分一杯羹。但是，选择留在中国的制造商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高成本的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撤离中国的投资者主要前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而非印度；而离开中国的少数美国生产商则大都将业务重新安置到靠近美国的

[1] Harish Damodaran, “Three ways to deal with the high govt debt,” *The Indian Express*, February 6, 2024.

墨西哥和中美洲。此外，外资布局印度也并不顺利。苹果公司供应商纬创（Wistron）计划全面撤出印度市场，富士康公司宣布退出与印度韦丹塔公司价值 195 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计划，而莫迪政府的印度芯片制造计划亦折戟沉沙，前景不甚乐观。

四、印度围绕“全球领导型大国”的目标密集开展外交活动

2023 年 6 月，印度外交部举办“莫迪政府执政九年外交成果特别简报”发布会，集中展示莫迪政府的外交成就。印外长苏杰生在会上宣称，“外交工作在印度国家政策及对外战略中变得地位更高、影响更大、足迹更广、理念更新、传递更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视印度为可靠的发展伙伴；印度对“多极化和多向结盟”信心和底气更足，致力于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言人和沟通东西方的重要桥梁。^[1]印度智库刊文称，印度可为“全球南方”提供不同于中美的“第三条道路”，填补美国的势力空缺，美国应大力支持印度成为南方国家的领袖。^[2]

莫迪政府致力于将 G20 新德里峰会打造为印外交的“高光时刻”，视之为确认印度是“全球领导型大国”（global leading power）的“黄金机会”，为莫迪及印人党拉抬选情。国际舆论认为，美西方刻意降低反俄调门，确保此次峰会能够发表联合宣言，以便莫迪政府有资本宣称“峰会取得成功”。^[3]2023 年 11 月 30 日，印度政府还打破惯例，以网络形式再办一次 G20 峰会，以“讨论落实 9 月峰会上各国提出的提案”，急于在交棒轮值主席国前巩固“莫迪印迹”和印度影响力。

印度还利用担任 G20 峰会轮值主席国之机，积极拉拢“全球南方”国家。2023 年 1 月，印度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邀请 120

[1] “How India can Act as a Global Bridge,” ORF Online, July 21, 2020.

[2] Joseph Rozen, “India needs a strategic and not a reactive approach towards China,” ORF Online, May 11 2023.

[3] Lan Jianxue, “Reality and delusion of India’s ‘great power dream’ from G20 New Delhi Summit,” *Global Times*, September 12, 2023.

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首脑、外长、财长参会，讨论“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能源安全”等问题。莫迪在会上提出一项所谓“回应（Respond）、承认（Recognise）、尊重（Respect）、改革（Reform）”的“4R 全球议程”，“以给世界重新注入活力”，并宣称“全球南方的声音就是印度的声音，全球南方的优先事项就是印度的优先事项”。^[1]

此外，印度、美国等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间隙共同宣布将启动所谓“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该走廊预计由两条独立走廊组成，即连接印度与阿拉伯湾的东部走廊、连接阿拉伯湾与欧洲的北部走廊，并计划修建“可靠且具备成本效益的跨境铁路运输网络”。但随着 2023 年 10 月巴以再度爆发冲突，该项目还没开始就陷入极大不确定性，或因基建安全无法保证、参与国关系无法协调、路线规划无法灵活变通等因素陷入停滞。尽管 IMEC 系美印等国摊出的“大饼”，前景充满变数，但也充分反映出印度打造“全球领导型大国”的勃勃野心。

五、印度加紧与美国战略捆绑，联手牵制乃至遏制中国态势凸显

印美着力强化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2023 年 1 月，美印召开首次“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会议，提升和扩大两国政府、企业、学术机构之间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和国防工业合作。3 月，印美签署了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协议。11 月，印度也与欧盟签署了半导体谅解备忘录。美方认为，支持印度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iCET 表明美印准备打破技术壁垒，加强国防合作，释放两国在感兴趣的关键领域前所未有的新融合潜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宣称，继 2016 年“美印核能合作协议”后，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将成为美印关系“下一个重要里程碑”。^[2]

[1] 《印度总理莫迪在 2023 年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微博，2023 年 1 月 17 日。

[2] “Ajit Doval At White House, US Says ‘Next Milestone’ In India Defence Ties,” NDTV, February 01, 2023.

印度在安全防务方面加速与美国捆绑。尽管对美国戒备猜忌犹存，但印军政部门权衡利弊后，以牵制甚至遏制中国为“战略优先”，在安全防务领域加速亲美。2023年6月，印美公布“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美国“欲将印度打造成更接近一个令人畏惧的盟友的国家”。该路线图意在改变印美防务部门合作范式，两国将在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弹药等领域加快技术合作和共同生产。几乎同时，印度批准花费超30亿美元采购31架美国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试图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进口依赖，并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实现侦察无人机的情报共享。美国海军与印度船厂签署了两份协议，分别涉及美海军舰船在印度进行维护修理的技术转让，以及美国对印度维护、修理和全面检修飞机的能力及设施方面的投资。

美国大力鼓噪介入中印边境争端。2022年12月，美印军队在印度北阿坎德邦举行第18次“准备战争”年度军演，帮助印军磨练“在高海拔作战中对抗中国的能力”，地点距离中国边界实控线仅60英里。美情报部门透露，美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向印度提供中国士兵的实时点位及兵力细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2023年3月发布《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宣称，中印在争议边界沿线扩大军事力量，“恐将直接威胁美方利益，美国应进行干预”。美国前外交及防务高官还建议，“美国应该向巴基斯坦发出信息，鼓励巴方在未来中印边境爆发冲突时保持中立”。^[1]

未来，美国将继续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印度可能会进一步配合美国相关动作。这一趋势恐将持续怂恿印度对华冒险示强倾向，增加中印管控分歧的难度，甚至锁定中印关系的长期僵局状态。随着美国逐渐渗透印度战略文化，其战略自主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对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六、中印关系低位徘徊，虽有局部回暖，难改总体僵冷

印度继续在经贸投资领域打压限制中资企业。2014—2021年11月，

[1] Lisa Curtis & Derek Grossman, “Trouble at the Roof of the World: Why America Can’t Afford to Ignore India and China’s Border Dispute,”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5, 2023.

共有 2783 家外资企业宣布关停在印业务，同期外资企业在印分支机构总数仅为 12458 家。^[1] 相较其他外企，中资背景企业在印度的日子更加艰难。2023 年内，印度政府还全面收紧经济安全监管，禁止印度境内外任何与中国、巴基斯坦等“敌国”有“商业安排”的企业实体直接参与印度项目，并已将此通知传达至所有地方邦政府。莫迪政府还强制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任命印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高管职位，并计划强迫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要求他们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此外，莫迪政府以“逃税漏税”为借口，骚扰盘查小米、Vivo、OPPO 等在印中企。阿里巴巴集团被迫出售了印度金融服务平台 Paytm 母公司的剩余股份，退出印度市场。贸易方面，印度政府正考虑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更有效地削减从中国进口非必需消费品和电子产品”，加码限制中国对印出口。

印度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大搞基建和扩军备战。一是加大边境军力部署，由印陆军编队、陆军后备部队组成的边防部队执行。二是以边境发展为重心，推进以“活力边村”计划为重点的边境地区乡村建设，防范边境居民流失。三是加强区域连通性，加强实控线、实际地面位置线（AGPL）到锡亚琴地区的连通性。印外长苏杰生透露，莫迪政府自 2014 年上台执政至今，边境基建支出从每年 300—400 亿卢比飙升至 1400 亿卢比，实现了 3 倍多的增长。此外，为缓解印度在正面战场的压力，近来不断有印前军官和学者鼓吹，“印度军方需深入研究因应台海局势动态变化的措施”，“陷中国于两线作战境地”。^[2]

尽管 2023 年下半年印度政府对中印民间交往的限制有所放松，但其对华消极抵触的政策总基调并未改观。中印关系要从 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阴影中走出，尚需时日。展望 2024 年，双方关系很可能继续呈现局部回暖、总体僵冷、低水平运行的状态。

[1] 毛克疾：《拨开印度市场重重迷雾》，《环球》杂志网站，2023 年 7 月 26 日，http://www.news.cn/globe/2023-08/01/c_1310735009.htm。

[2] “India’s Military Studying Options for Any China-Taiwan War,” Bloomberg, September 8, 2023.

2023 年东盟：总体稳健、局部颠簸

翟 崑^[1]

2023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将东盟比喻为一艘大船，但“这片海洋太大了，东盟无法独自航行。东盟会遇到其伙伴，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我们驶向增长中心的同时，实现公平、互利的合作”。^[2]一年来，“东盟号”虽行驶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但整体发展态势稳健，延续了过去几年的良好势头。东盟国家发展、东盟共同体进程，以及东盟主导构建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均取得进展，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东盟号”2023 年经历的主要变数是泰国、柬埔寨迎来新领导人和新政策；缅甸形势不进反退，制约东盟内部团结；菲律宾在美国怂恿支持下，持续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挑衅生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向好，但也面临美国“印太战略”的挤压。

一、东南亚向全球经济增长中心迈进

东南亚经济复苏情况较好，根据香港经贸研究网站 2023 年数据，东盟已成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到 2030 年东盟有望跻身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23 年，东盟峰会聚焦区域经济增长，再次确立将东盟打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目标。其具体任务包括：一是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主要包括卫生、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宏观经济和金融、供应链等领域。二是引领新领域合作。东盟将利用新领域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包括加强在

[1] 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2] “President Jokowi: ASEAN is Not a Proxy for Any Power,” Cabinet Secretaria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September 5, 2023, <https://setkab.go.id/en/president-jokowi-asean-is-not-a-proxy-for-any-power/>.

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创新经济、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三是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促进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互补、与合作伙伴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

东盟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底气的：一是东盟各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增长，疫情后经济复苏形势较好。IMF 预测 2023 年东盟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4.5%，高于全球平均 3.5% 的增长率。经合组织预计，2023 年东盟经济将增长 5.2%，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0%，是其占全球经济比重的两倍多。二是东盟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地区自贸区的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东盟创设，并在中国等大国的支持下经艰苦谈判而达成的。RCEP 生效以来已形成较大的经贸促进效应。根据东盟统计，2022 年东盟与主要伙伴国的商品贸易都保持了增长，与中国商品贸易额达 72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7.8%；与美国为 4204 亿美元，增长 15%；与日本为 2680 亿美元，增长 11.2%；与韩国为 2228 亿美元，增长 11.2%。^[1]2022 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受访者认为东盟在地区自由贸易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23 年的民调数据显示，东盟对自身在全球自由贸易中地位的信心从 2022 年的 15.5% 升至 2023 年的 23.5%，位于榜首，该数据领先于美国（21.9%）和欧盟（17.6%）。^[2]三是东盟在吸引新兴领域投资方面优势明显。东盟发布的《2023 年东盟投资报告：国际投资趋势之关键因素和政策选择》称，地缘政治局势和新冠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重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偏爱东盟，将其作为“搬迁”枢纽，巩固了其发展中地区最大 FDI 目的地的地位。2022 年，东盟电动汽车相关 FDI 流入量飙升 570%，至 180 亿美元，投资集中在上游（采矿和冶炼）和中游（制造业）。东盟部分国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据谷歌、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基金等机构联合发布报告显示，2023 年东南亚数字经济预计增长 11%，到 2025 年该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 2950 亿美元。

[1]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3,”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p.107.

[2]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Singapore: ISEAS, p.28.

二、缅甸问题成为东盟共同体建设最大的内部挑战

自2021年2月缅甸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至今，由“国家管理委员会”组建的看守政府与反对派冲突不断。危机爆发以来，东盟坚持以“东盟方式”努力化解危机。2021年4月，东盟特别峰会就缅甸局势达成“五点共识”，即各方停止暴力、开展建设性对话、特使调解对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使和代表团与相关方会晤。“五点共识”成为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共同认可的方案。东盟在处理缅甸危机中，不断与各方接触、协调各方立场，包括缅甸各政治力量、东盟成员国以及外部各方，但总体效果不彰，海岛国家与中南半岛国家分歧较大。

2023年缅甸局势持续恶化，缅军总司令、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两次推迟大选、多次撤换领导班子成员，以“替罪羊”战术维持自身权威；“10·27”事件^[1]加剧了缅北乱象，缅军在西、北遭遇果敢等民地武的袭击，东、南则受“人民防卫军”（PDF）的滋扰，并被迫重启与若开军（AA）的战事。东盟对缅甸问题的处理三管齐下：一是“静默外交”和1.5轨机制并行推动，通过包容性对话与各方进行接触，推动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二是东盟国家一致强烈谴责缅甸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敦促缅甸武装部队和所有相关方缓和暴力，停止针对平民的袭击。东盟还建立“三驾马车”机制，并由菲律宾接替缅甸担任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以推动“五点共识”的落实。三是在东盟的努力下，各大国对东盟处理缅甸危机形成基本共识，中、美、印、日分别表态支持东盟解决缅甸问题。中国积极开展劝谈促和。11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融访问缅甸时表示，中方真诚希望缅甸尽快恢复稳定和发展，支持缅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通过对话实现和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月在北京会

[1] 指的是2023年10月27日发生在缅北地区，由缅甸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主导打击老街电信诈骗集团的武装事件。

见缅甸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丹穗时表示，中方期待缅甸在宪法框架下尽快实现国内和解，继续政治转型进程。

三、印尼引领东盟构建包容性地区秩序

东盟共同体建设是东盟加强自身能力、维护东亚地区合作中心地位、构建亚太包容性地区秩序的核心。2023 年，东盟的制度化合作逐步恢复常态，甚至有部分合作机制已经超越了疫情前的规模。同时，印尼引领东盟国家制定了《2045 年愿景》，并加强了在人权、数字经济、蓝色经济、海事等领域的合作。在亚太地区秩序层面，印尼总统佐科强调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代理人，东盟国家普遍坚持不在大国间选边站的政策。在此背景下，东盟全面加强与各各国的关系，进一步维护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性地位。如东盟开启了新一轮升级伙伴关系的进程，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等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加拿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东盟充分利用其主导的东亚峰会（EAS），与中、日、韩、美、俄、澳、新（西兰）、印 8 个伙伴国，联手推动地区合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9 年东盟提出旨在构建包容性地区秩序的《东盟印太展望》（AOIP），得到了各大国的支持。2023 年，东盟与中国、美国和韩国分别就支持 AOIP 与相互合作发表了联合声明。各大国支持 AOIP 是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各国以东盟的地区合作架构为基础，构建亚太包容性地区秩序。11 月，中美领导人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峰会并参加 APEC 会议，两国关系气氛有所缓和。东盟国家对此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仍持谨慎态度。

四、仁爱礁等事件搅动南海及亚太形势

2023 年，菲律宾在美国怂恿支持下，持续派遣船只擅闯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礁海域，均被中方拦截。中菲在仁爱礁问题上的争端有所升级，成为南海问题的新热点。仁爱礁事件系菲方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恶劣行为，恶化了中菲关系及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首先，仁爱礁事件将中菲关系再次拉回危机管控周期。自小马科斯总统上台以来，其南海政策在中美战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再次迷航。中菲关系在各个领域纷争不断，双边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仁爱礁事件成为危机爆发点。其次，仁爱礁事件攸关南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早在2003年，中国就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较为有效地管控了南海整体局势。疫情前后，中国与东盟进行多轮谈判，致力于将DOC升级为“南海行为准则”(COC)。2023年7月，中国与东盟结束COC磋商文本草案的二读，向最终达成COC又迈进了一步。但就在此前后，仁爱礁事件爆发并不断升级，这将迟滞COC的达成并影响东盟的内部团结，进而影响南海大局。第三，菲律宾是美国“印太战略”在南海布局的重要支点，仁爱礁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印太战略”的联动式推进。2023年，美、日、澳、韩在南海水域与菲律宾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英国、法国、德国等美国北约盟友也开始介入南海问题，有的国家甚至希望加入菲律宾主张的联合巡逻；印度更是首次明确支持“南海仲裁”结果。另外，2023年菲律宾还数次擅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企图扩大南海争端事态。需要指出的是，仁爱礁等事件的爆发，实质上也是中国与美国印太战略体系的一次较量，如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美国—东南亚三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结构性爆发点及美国“印太秩序”联动式推进的着力点，因而需要中菲两国切实加强危机管控，首先是菲律宾停止挑衅。

五、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升级

2023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提出10周年。东盟是以上倡议与合作的优先地区，双方合作被习近平主席誉为“合作典范”。9

月 6 日，李强总理赴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第 26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并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系列新倡议和新行动。从双边层面看，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已与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 7 个东盟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表行动计划或联合声明。从次地区层面看，李强总理 12 月 25 日参加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四次领导人视频会议，并与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五国领导人就进一步推动澜湄国家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

另一方面，美国也企图借推进“印太战略”，持续挤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其相关举措包括：建立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规锁中国；炒作南海问题，分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以期切割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产业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加强与越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建立排华的印太地区秩序。

综上所述，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致力于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与东盟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坚定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2023 年中国—东盟关系： 强化战略共识、维护地区秩序

张 洁 吴杰琛^[1]

2023 年，尽管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进一步加大，亚太地区动荡不安，但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保持健康良好态势，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

[1] 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吴杰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均取得积极进展。展望未来，受国际与地区环境影响，东南亚国家将面临安全与发展的张力，中国—东盟关系也或因外部因素干扰而面临更多挑战。鉴于此，中国应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继续强化与东盟的战略互信，共同聚焦经济发展，合力维护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区域秩序。

一、双轨并进，中国—东南亚在交流中强化战略共识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以及由此对地区主要力量战略调整的影响，中国周边地区秩序正处于重组阶段。其中，东北亚、南亚的阵营对抗进一步加剧，中亚地区进入多种力量博弈阶段，相对而言，在东盟的领导下，东南亚各国坚持大国平衡立场，避免“选边站”，同时以《东盟印太展望》为“抓手”，在新冠疫情结束后重新聚焦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与主要大国的战略对接。对华关系仍然是东盟各国的重点，正如东盟秘书长所指出的，中国是东盟国家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务实合作覆盖广泛领域，已取得亮眼的成绩，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1]

在政治关系方面，中国坚持双轨并进，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保持与东盟的整体对话，支持东盟在亚太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积极参与东盟主导下的地区对话机制。2023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访体现了级别高、频率高、成果多的突出特点。其中，柬埔寨时任首相洪森以及新任首相洪玛奈年内共三次访华；印尼总统佐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均是两度访华；中越领导人则实现了年内互访。不仅如此，中国还分别与菲律宾、柬埔寨、新加坡、东帝汶、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发表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确认相互间伙伴关系的升级、双边战略的对接，以及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粮食安全、减贫扶贫等不同领域、各有侧重的新的合作项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越两国

[1]《王毅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t_674881/202310/t20231016_11161755.shtml。

宣布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国已与东盟 7 个国家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加之东盟各国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给予积极回应，这些成果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上的战略互信，这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包容、开放与合作的地区秩序的理念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东盟整体关系保持稳定，共同形成维护亚太区域合作的积极力量。虽然美国自推出“印太战略”后，不断重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但事实上，重新活跃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建立的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在美国推动下，美菲同盟以及菲律宾与日本、澳大利亚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都显著冲击了东盟的内部团结以及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为应对这些挑战，东盟努力加强战略自主，重塑“统一性”与“中心地位”。印尼担任 2023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后表示，东盟拒绝成为大国博弈的“代理人”。同时，印尼强调《东盟印太展望》作为东盟地区愿景的战略地位——对内凝聚成员国的发展共识；对外成功与中国、美国、韩国、新西兰等国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各方愿意在《东盟印太展望》框架下与东盟加强合作。不仅如此，依托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东盟努力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9 月，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印尼成功斡旋了东亚峰会联合声明的发表，各成员国确认了对该机制的重视，确认了各方继续维护地区合作、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共识。虑及该机制包括了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方能够求同存异、形成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对于东盟，正如中国国家总理李强在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所重申的，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坚定支持东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产业革命为中国—东盟合作带来机遇与挑战

1997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逐渐步入快车道。20 多年

来，中国与东盟打造了东亚区域合作中最富成果、最具活力、最有实质内容的伙伴关系，即使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这一势头也并未被打断。首先，中国与东盟实现贸易投资逆势攀升，贸易额 20 年间增长了 16.8 倍，双方已连续 3 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累计双向投资总额超过了 3800 亿美元。^[1]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中国与东盟在 2023 年前 11 个月的贸易总额达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0.1%，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5.3%。^[2] 其次，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东南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方向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特别是继 2022 年中老铁路通车后，雅万高铁在 2023 年正式通车，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基建合作的又一个标志性项目。最后，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谈判再上新高。2002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启动，2010 年 1 月全面建成，2019 年推出 2.0 的“升级版”。202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宣布启动 3.0 版升级谈判，到 2023 年 2 月，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启动首轮磋商。在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与投资的前提下，自贸区 3.0 版将围绕新兴领域加深合作，例如数字及绿色经济中的跨境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深层次嵌合。^[3]

中国—东盟自贸区版本的不断升级体现了当前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对于中国—东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东盟方面来说，2023 年第 43 届东盟峰会以“东盟举足轻重：打造经济增长中心”为主题，凸显了东盟聚焦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为此，东盟深化内部共识，

[1] 李强：《在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3 年 9 月 1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4599.htm。

[2] 《2023 年 1—11 月中国—东盟贸易简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3 年 12 月 7 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12/20231203458873.shtml>。

[3] 卜羽勤、易佳颖：《东博会 20 年 探索 3.0 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新模式》，21 经济网，<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919/5c4be53690883a207a3d49ccd2e9d9d6.html>。

积极与域外国家对接合作，确保本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包容和持续性增长。尤其是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他们希望把握中美博弈带来的机遇，成为新一轮国际投资与技术转移的“新宠”。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拉压日本、韩国等国，持续针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数字贸易等关键产业出台各类政策，推动供应链、产业链重组，以实现对华“脱钩断链”。美国及其盟友在将相关投资与产业转出中国的同时，都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替代中国的首选之地。

因此，大国博弈与技术革命相互交织引发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相当的挑战。当然也要看到，经过多年合作，中国在亚太多边贸易体系、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已经占有相当优势，而且中国在地理临近、技术人才、消费市场、全产业链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中国应依托既有优势，坚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加强与东盟国家在半导体、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合作，从而构筑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三、妥善处理安全问题，夯实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互信

可持续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都致力于补足安全合作的“短板”。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202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安全合作。9 月，中泰两国举行“蓝色突击-2023”海军联合训练，对于提升共同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能力、进一步深化中泰军事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1]10 月，中国陆军赴印度尼西亚日惹特区，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专家组实兵演习，持续深化 ADMM+ 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

[1]《中泰“蓝色突击-2023”海军联合训练圆满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23 年 9 月 11 日，<http://www.mod.gov.cn/gfbw/jsxd/ly/16251272.html>。

定的能力。^[1]11月，中国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在广东湛江举行“和平友谊-2023”多国联合演习，以“联合反恐与维护海上安全军事行动”为主题，组织分队联合训练、联合指挥演练和反恐反海盗实兵演练等多科目训练。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继续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例如，中老缅泰四国定期举行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中越定期举行北部湾联合巡逻和军舰互访活动，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南海问题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安全互信的冲击仍不容忽视。特别是南海形势在2023年显著升温，这主要缘于菲律宾改变政策立场，不断在仁爱礁、黄岩岛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严重破坏了南海局势的稳定，也对中菲关系造成较为严重的冲击。对此，中国在通过正当执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并未放弃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途径。对于当前中菲南海摩擦，多数东盟国家并未支持菲律宾的做法，而是呼吁能够切实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2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多轮联合工作组、高官会议，就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保持共识，并在10月份宣布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三读，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展望202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有望保持友好合作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仍将面临美国同盟体系的干扰。特别是拜登政府继续强化同盟内部国家间的军事合作，重点拉拢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试图不断扩大盟伴体系以“规锁”中国。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推动在亚太地区的阵营对抗，建立排他而非包容的地区秩序的目标短期内并不会改变。鉴于此，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能否继续聚焦经济发展，共同维护开放、包容、合作的地区秩序，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秩序的走向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1]《陆军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专家组实兵演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23年10月13日，<http://www.mod.gov.cn/gfbw/xwfyf/fyrth/16263485.html>。

2023 年东南亚形势： 稳定与变乱交织、机遇与挑战共存^[1]

宋清润 孙异桐^[2]

2023 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张力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经济割裂，给正在努力走出新冠疫情阴影的东南亚国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2023 年，除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家的政局稳定存在一定挑战性外，东南亚的区域政治发展保持整体平稳。

一、多数国家政治稳定，平稳完成政权更迭

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老挝等国的政局整体平稳。

越南加大反腐力度，国家主席阮春福、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和副总理武德儋等多位高官因牵涉疫情防控中的腐败案而去职，但政局总体稳定。经国会投票表决，武文赏于 2023 年 3 月正式当选越南国家主席。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执政逾一年，虽然其支持率有所下降、国内各派仍持续斗争，但未发生重大政治乱局。2023 年 12 月，安瓦尔宣布改组内阁，以改善内阁表现。

东帝汶于 2023 年 5 月举行议会选举。东帝汶全国重建大会党胜出，该党主席夏纳纳出任总理、领导新政府，并实现政权平稳更迭。

柬埔寨顺利举行大选，实现历史性权力交接。2023 年 7 月 23 日，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第七届国民议会选举）。执政党人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获得国会 125 个议席中的 120 个席位，蝉联执政。洪森卸任首相，但仍担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东南亚现代国家发展历史”（项目编号：23VLS026）的阶段性成果。

[2] 宋清润，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孙异桐，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硕士研究生。

任人民党主席。翌月，柬国会表决通过洪玛奈为新一届政府首相，并通过了国会领导人和内阁成员人选的提名。由此，柬埔寨平稳实现了历史性的权力交接，洪森续任人民党主席、洪玛奈担任首相的政治权力格局有助于国家实现稳定发展，减少了不确定因素。洪玛奈首相上任后，重视招商引资，改善民生，拓展国际合作，提升柬埔寨国际地位，得到国内外舆论的肯定。

二、泰国大选引发政党格局大洗牌

2023年5月14日，泰国大选（选举500个下议院议员）举行。选举结果显示，泰国政党格局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在2001—2019年历次大选中，获得议席最多的均为前总理他信为首的政党阵营，但在本次大选中，该阵营的为泰党仅获得141个议席，屈居第二。第一大党则是成立不久的远进党，斩获了151个议席。中间派政党自豪泰党获得71个议席，比2019年大选时多得20席，成为影响新总理选举及政府组建的重要党派。而与军方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政党则在大选中落败。

在本次泰国大选中，新媒体的助选作用凸显，直接关系到各个党派的沉浮，对大选结果的影响甚大。远进党党魁披塔等议员候选人因善于在Facebook、TikTok等新媒体平台上造势而吸引了大量来自年轻圈层的选票，而仍旧依赖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助选的政党则得票率较低。这也是泰国选举政治的新特点之一。

本次大选的结果亦表明，泰国近几年不会出现主导型大党，党派林立的格局短期将难以改变。受制于宪法等法律规定的选举规则，因此很难出现获得下议院过半议席的政党。在2019年、2023年大选中，连斩获下议院超过1/3议席的政党都没有出现，多数政党的议席低于100个，有的小党甚至只能获得一两个议席。在党派林立、群龙无首的背景下，泰国新总理产生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泰国总理人选须获上下两院750个议员（其中，下议院500个议员，上议院250个议员）中的半数以上，即376个议员的支持。2023年5月14

日大选投票结束之后，不同党派围绕总理职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泰国国会上、下两院先后召开 3 次联席会议来讨论总理的人选。第一大党远进党牵头的执政联盟推选披塔为总理，但因其政治立场过于激进、意图改革王室和军队而被多数国会上议员所抵制。其后，第二大党为泰党牵头组建联合政府。为实现执政目标，身属改革派的为泰党与此前对手——属于保守派的人民国家力量党、泰国人团结建国党捐弃前嫌，联合中间派自豪泰党等共 11 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以他信为代表的改革派政党和支持军方的保守派政党之间持续 20 多年的对立斗争局面首次得以缓和。在新执政联盟中，各党的立场与利益也存在不少分歧，但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都尊重王室。8 月 22 日，经过泰国国会上下两院举行的第三轮投票，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赛塔最终当选为新总理，从而结束了为期 3 个月的政治僵局。他信阵营再次领导政府。就在 8 月 22 日上午，他信亦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活返回泰国。随后，泰国最高法院宣判他信 3 项罪名成立，判处其 10 年监禁，但实际服刑期为 8 年。9 月 1 日，泰国政府宪报网站发布国王签署的特赦令，将正在服刑的他信的刑期从 8 年减至 1 年。这说明，他信阵营的政治影响力仍然很大。

围绕总理选举引发的政治博弈表明，泰国政治社会思潮正在发生变化。一是此前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不同党派对执政权的争夺，基本不涉及王室改革，而在本次大选中远进党提出了要改革王室的主张，说明泰国的政治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二是披塔及远进党因其激进的立场，最终输掉了总理选举，沦为反对党，而尊重王室的赛塔以高票当选总理，说明泰国的主流民意是尊重王室的，王室在泰国政治中的地位依然稳固。三是前总理巴育虽未能实现连任，但在 2023 年 11 月被国王任命为枢密院大臣，可见其担任总理的表现获得王室的认可，巴育及军方仍将长期在泰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缅甸各派和解进程受阻

缅甸的政治、经济、民族、安全等多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

局面在 2023 年更加凸显，形势堪忧。自 2021 年 2 月以来，反对派与“国家管理委员会”之间对抗激烈，部分地区的武装冲突、暴力袭击事件不断。尤其是 2023 年 10 月开始，缅甸北部掸邦果敢等地因为民族矛盾和利益纠葛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虽然烈度偶有趋缓，但当地短期内较难实现和平局面。反政府武装则趁机在多地攻袭军政目标，使缅甸的安全区域再度缩小。

缅甸军人建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2 月执政后，曾计划在 2022 年举行大选，但因为全国多地安全局势堪忧，大选已两度被延期。近期，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仍在推进大选的准备工作。一是于 2023 年 8 月向公众展示缅甸自主研发的电子投票机，并进行了解释说明和试投票；二是持续审核新注册的政党情况；三是缅甸政府计划在 2024 年完成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以弄清选民底数。目前，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尚未宣布大选的新日期，因为缅甸何时能实现全国性稳定、具备大选条件尚难预料。因此，缅甸政局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大选迟迟不能举行，缅甸的政治转型就难以实质性推进，从而导致多种矛盾持续激化，局势稳定就更无从谈起。要打破上述这一局面，需要缅甸各派尽快实现和解，缔造和平。而缅甸的现状也导致其与东盟、美西方的关系持续恶化，缅甸已放弃了 2026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资格。

四、菲律宾政治斗争逐渐激烈，未来政局走势尚难预料

总统马科斯（又称“小马科斯”）与副总统莎拉（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关系不睦、势同水火是 2023 年菲律宾政坛的最大看点。双方在 2022 年大选中曾结为政治联盟，但因处理武装分子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其他利益矛盾，双方的裂痕不断扩大，矛盾呈公开化。马科斯转而与议会众议长罗慕尔德兹合流，在政治上更加得势。而杜特尔特阵营内忧外患，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前有莎拉因机密资金申请和使用情况面临审查，后有与杜特尔特家族关系密切的前总统阿罗约于 11 月 8 日被免去众议院副议长一职；内有其阵营的民主人民力量党的部分议员转投马科斯领导的菲律宾联邦党等政党，

导致该党议席大幅减少，外有杜特尔特因对一位众议员出言不逊而官非缠身。不过，杜特尔特阵营也在努力维护其政治影响力，杜特尔特于 11 月 20 日表示，如果莎拉遭到弹劾，他将被迫复出并竞选参议员或副总统。之后，马科斯也采取了诸多对抗之举，反其道而行之。例如，杜特尔特政府要求暂停处理和评估在大马尼拉地区（包括首都马尼拉市及其周边多个省市）建立经济特区的申请；而马科斯则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修改了该行政令，重新开放大马尼拉经济特区的申请。此外，菲律宾国家电信委员会还于 12 月 21 日宣布暂停亲杜特尔特的 Sonshine 国际媒体网络 (Sonshine Media Network International) 运作 30 天。但另一方面，马科斯领导的菲律宾联邦党在 12 月也发生了高层权力争斗，内部潜流暗涌。可以预见，未来菲律宾政坛将复杂多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

五、越南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显现，发展放缓

越南经济的发展在东南亚国家中颇具代表性，因此其 2023 年的经济表现备受国际舆论瞩目。2022 年，越南是亚洲增长较快的经济体之一，GDP 增幅为 8%。然而 2023 年越南经济开局不利，增速显著放缓。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越南货物出口额为 1644.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1%；GDP 实际增速仅为 3.72%，不仅未达到 6.5% 的预期，还远低于 2022 年的经济数据。^[1] 导致越南经济放缓的原因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越南长期依赖外国市场、外国投资、外国游客的外向型经济具有脆弱性，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放缓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以 2022 年为例，越南当年的 GDP 为 4090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3718.5 亿美元，占 GDP 比重超过 90%。^[2] 因此，一旦外国需求减少、出口受阻，对越南经济的影响可想而

[1] [越] 越南统计总局：《GDP 全年 6.5% 的增长目标难以实现》，2023 年 7 月 3 日，<https://www.gso.gov.vn/du-lieu-va-so-lieu-thong-ke/2023/07/kho-dat-muc-tieu-tang-truong-65-ca-na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越南国家概况》，2023 年 10 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1206x0_677294/。

知。二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拖累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不断炒高的土地价格使越南的土地市场严重畸形，导致房地产市场陷入持续低迷，一些房地产企业出现债务和资金流不足的问题。而占 GDP 近 4 成的建筑业等上下游产业也因此一直在低谷徘徊，进而对越南的金融安全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三是越南电力供应短缺影响生产。2023 年第二季度，受干旱、高温等极端天气影响，越南民众和工厂用电量激增，多地停电，导致三星等在越南的大型跨国企业的正常生产被打乱，甚至出现过停产状况。电力供应的短板阻碍了越南纺织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引发外资对越南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担忧，打击了外国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四是为遵守经合组织（OECD）的最低公司税要求^[1]，越南国会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批准了这一向当地外国企业征收 15% 公司税的法案。大量外国公司的税负将急剧增加。这将给越南吸引外资带来不利影响，因为其此前多年来一直向大型外国企业提供低至 5% 的有效税率以及长时间的零税期。

鉴于经济形势不佳，越南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经济转型与发展，助力房地产市场减少风险、逐步回暖。越南国家银行（央行）亦采取罕见的降息措施，以提振国内融资和投资：自 2023 年 3 月 15 日起将贴现利率从 4.5% 下调至 3.5%，银行间隔夜利率从 7% 下调至 6%，4 月又将再融资利率降至 5.5%。在连番刺激措施之下，越南经济出现回暖迹象，第三季度 GDP 增速为 5.33%，较前两季度有明显回升；第四季度因出口、旅游业上升而继续向好。但亚洲开发银行预计，越南 2023 年 GDP 增长率为 5.8%，远不及上年 GDP 8% 的增速。^[2]

[1] 根据 OECD 2021 年推出的国际税收制度改革计划，从 2024 年 1 月起，同意加入该计划的经济体必须对当地的大型跨国企业征收最低 15% 的公司税，以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成为一些大公司的“避税天堂”。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September 2023,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september-2023>.

2023 年中东形势：中东新时代、中国新作为

牛新春^[1]

近年来，中东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对内落实经济改革，对外推动“缓和潮”，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独立自主的定位，是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征。而 2023 年 10 月 7 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表明，“中东新时代”非常脆弱，未来可能还会遭遇难以预测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则抓住中东新时代的机遇，积极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一、中东进入新时代

2018 年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提出“新中东”概念时，并未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因为当时人们看不到任何新气象。近年来，中东出现诸多积极变化，“新中东”概念再度浮出水面，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虽然不能说“新中东”已蔚然成势，但至少可以说中东出现了新气象。

（一）在国际舞台上，中东正在成为一支独立力量，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以往，不管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还是美国独霸的后冷战时期，中东国家的阵营分野都是比较清晰的。在大国干预、控制和影响中东事务的能力消减后，地区大国独立自主、合纵连横的态势显著上升。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家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共同构成地区政治的多极化力量。这些地区强国游走于美、欧、俄、中等全球性强国之间，外交回旋空间空前扩大。中东政治舞台从未出现过如此多旗鼓相当的主角，也从未有如此复杂的阵营分化组合。中东国家在大国之间维持动态平衡，根据议题、形势和时机的不同决定自身外交政策：在油价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

[1] 牛新春，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同美国博弈；在经济问题上，同中国走得更近；在安全问题上，仍然重视美国。

（二）在地区政治上，“缓和潮”风生水起，中东迎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十年动荡令每个中东国家都深受其害，“和解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同时，美国持续推进中东战略收缩，连续3任美国总统都想减少在中东的驻军。阿拉伯国家不再信任美国的安全承诺，渴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买美国武器对抗伊朗、以色列，不如改善同伊朗、以色列的关系，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2020年9月15日，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拉开阿以关系缓和的序幕。2021年1月11日，卡塔尔埃米尔应邀访问沙特，标志着两国自2017年以来断绝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国联合声明，沙特与伊朗同意在两个月内恢复外交关系，此后酝酿三年之久的中东“和解潮”骤然加速。4月12日一天之内，突尼斯与叙利亚复交，巴林与卡塔尔复交，素以战争、动荡闻名的中东“忽如一夜春风来”，一时间令人应接不暇。

（三）在国内事务上，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历史上，太多的战争、颠覆、渗透、政变、教派冲突，让中东国家一直对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各种矛盾、分裂的深度交织耦合进而又挤占消耗了阿拉伯国家过多的资源。直到今天，中东仍然是全球军费在GDP中占比最高的地区。然而，近年来地区各国纷纷把国家战略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从沙特“2030愿景”到科威特“2035国家愿景”，从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到阿联酋国家愿景“我们阿联酋2031”，阿拉伯国家争先恐后提出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在现代中东史上，经济而不是政治、安全成为国家首要目标，这还是第一次。可以说，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之春”。十年前，阿联酋被称为“小斯巴达”，今天被称为“小新加坡”，形象地反映出其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海湾阿拉伯国家非石油行业2023年的增长率达4.2%，外资占GDP

比重从 2019 年的 3% 上升到 2022 年的 6%。^[1]2017 年沙特就业人口中，女性仅占 16%；到 2023 年第 1 季度，这个数值达到了 31%。2023 年第 1 季度，阿布扎比新上市公司占全球 14%，外国持有的中东证券从 2017 年的 2% 上升到 2022 年的 10%。^[2]

二、中国在中东展现新作为

中国外交在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指引下，迈入一个积极有为的新时代，中国与中东关系也因此迈上了新台阶。回顾中国与中东关系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8 年，中国对中东政策主要着眼于大国战略博弈，在反帝反霸斗争中互相支持；1978—2013 年，中国中东政策的重心是能源和贸易；2014 以来，中国与中东关系超越能源和贸易，向金融、投资、科技、文化等领域扩展，日益具有综合性；以 2022 年中阿峰会为标志，中国与中东关系迈入新阶段，从以经济、文化为主向更加平衡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关系升级。

政治上，2022 年 12 月习近平主席赴沙特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成为中国与中东关系升温的重要节点。2023 年 3 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宣布复交。这对中东和平来说可能是一小步，但却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步，这是中国首次实质性参与中东政治事务。2022 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成为对话伙伴。2023 年 7 月，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伊朗成为唯一的新成员；8 月，金砖国家扩员，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4 个中东国家成为新成员；11 月巴以冲突期间，中共中

[1] “The Gulf Countries Wants to Reshape the Middle East in Their Image,”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7,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3/09/07/the-gulf-countries-want-to-reshape-the-middle-east-in-their-image>.

[2] Alberto Grisoni,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May Boost Saudia’s GDP,” October 13, 2023, <https://inclusivemoney.com/women/women-inclusion-saudi-arabia>.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赴纽约主持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这一系列外交大动作显示，中东在中国外交版图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经济上，中国与中东在传统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东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区，随着欧美对石油需求的下降，中国与中东之间的相互依赖将变得越来越突出。此外，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关系早已超越了石油贸易，2020年开始中国成为沙特、阿联酋最大的非石油贸易伙伴，同年中国首次超过欧盟成为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为2300亿美元；2021年猛增到3303亿美元；2022年，创纪录地增长到4313亿美元，增幅超越全球其他所有地区。2023年7月在沙特举行的中阿论坛第10届企业家大会上，中阿签署了价值100亿美元的30多项投资协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农业、房地产、矿产、供应链、旅游和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同时，中东国家对中国的投资热情也前所未有。海湾国家2023年在中国的投资和收购比上年增长10倍，达53亿美元。尽管卡塔尔、阿联酋和特威特等多数海湾主权财富基金85%的资产仍然在欧美，沙特70%投在国内，但是对华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非常快。

三、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挑战

2023年10月7日突然爆发的巴以冲突给“中东新时代”蒙上了阴影。这是1973年以来以色列所遭受的最大军事挫败，甚至是1948年以来其本土遭受过的最沉重打击。以色列的疯狂报复不仅会改变巴以关系，甚至可能影响地区安全格局。

必须有政治人物、执政党为10月7日的事件负责，总理内塔尼胡、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命运堪忧。1973年战争结束后，果尔达·梅厄总理领导的工党政府于1974年引咎辞职，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因此在1977年首次获得组阁权。此后，统治以色列长达30年之久的工党逐渐远离政治舞台的中心，目前在120个议会席位中仅占4席，可谓殷鉴不远。以色列政局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既取决于此次战略失误的责任由哪个政党来承担，也取决于

目前的战争态势会如何结束。

延宕百年的巴以问题将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加沙冲突最可能的结果是，以色列付出沉重代价后，重创哈马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极大削弱乃至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政权。当年，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就实现过类似的目标。但可以预见，哈马斯的武装斗争会转入民间和地下，并扩散到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因此，以色列需要加大对整个巴勒斯坦的军事管制，扩大对邻国的打击范围。而以色列既未必想重新占领加沙，又不愿将其交给巴勒斯坦人管理，以方唯一的选项就是在加沙内部或周边建立军事据点，保留军队随时进出加沙的权力。届时，加沙或存在一个非常弱的形式上的政权，或者干脆就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以色列将不堪重负，巴勒斯坦则进入半个世纪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巴以冲突爆发后，约旦河西岸、黎以边境、红海和曼德海峡等地已经出现多年来罕见的暴力冲突，但是尚无迹象显示冲突会实质性、大规模外溢。即使冲突不会显著外溢，美国、以色列也会重新考虑对真主党、伊朗的政策，加剧地区形势紧张动荡。近 15 年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采取“威慑 + 遏制”的战略，期望能管控和削弱“抵抗轴心”；“抵抗轴心”则对美以实施小规模、有限甚至是双方有默契的交火，期望缓慢地消耗美以的资源 and 耐心。此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和升级表明，美以的遏制政策是失败的，伊朗、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的实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都有大幅提升。当前，以色列誓言要消灭哈马斯，那么美国 and 以色列是否也要消灭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PMU）甚至是伊朗，或者还是回到“威慑 + 遏制”的老路上。对美以来说，没有一种前景是令其满意的。

【收稿日期：2023-12-25】

【修回日期：2024-02-21】

（责任编辑：邢嫣）